# 元朝秘史

三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元朝秘史

(三)

李文田 撰
未詳人 注

# 元朝祕史卷十

成吉思再對主兒扯歹說。你緊要的恩。在合剌合勒只額列惕地面。事在前文卷。與王罕廝殺時。正愁閒。雖是忽亦勒答兒先說要廝殺。然成就事業。其實在你。將他只兒斤緊要的軍馬殺退。直衝至中軍天門與門戶。將桑昆的腮射中了。此時若射不中桑昆也不知如何。那是你緊要的大功。

元史朮赤台傳曰。初怯列王可汗之子鮮昆有智勇。諸部畏之。怯列亦哈剌哈眞沙陀等帥衆來侵。兵戰不利。近臣忽因答兒等馳告太祖曰。事急矣。羣下忠勇無如朮赤台者。宜急遣之拒敵。從之。朮赤台承命單騎陷陣。射殺鮮昆。降其大將失列門等。遂併有怯列之地。

按亦哈剌卽亦剌合之倒卽鮮昆也。元史之誤如此。

隨後順合勒合河起時。我望你如高山遮護一般。及至往巴勒渚納海子處征王罕時。你做頭哨。前文七卷。因天護助。將客列亦惕緊要的國平了。

元史朮赤台傳曰。始從征怯列亦自罕哈啓行。歷班眞海子。閒關萬里。每遇戰陳。必爲先鋒。帝嘗諭之曰。朕之望汝。如高山前日影也。

所以乃蠻蔑里乞種不能與咱對陣。潰散了。初乃蠻蔑兒乞潰散時。札合敢不獻了兩個女子。將他百姓全了。後又反去你用計策將他拏住。方虜了他百姓。

事在九卷前文。但言營內家人戰勝。未言功在主兒扯歹。

這是第二次功。

元史朮赤台傳曰。乃蠻蔑兒乞台合兵來侵。諸部有陰附之者。不虞太祖領兵卒至。諸部潰去。乘勝敗之。朮赤台俘其主扎哈堅普。及二女以歸。與札哈堅普盟而歸之。未幾乃蠻復叛。朮赤台以計襲扎哈堅普殺之。遂平其國。

遂將夫人亦巴合賜與主兒扯歹。

亦巴合之獻。事在第八卷。元史朮赤台傳曰。賜嬪御木巴哈別吉引者思百。

成吉思對亦巴合說。我不是嫌你無性行。無顏色。亦不曾說你身體不潔。教在夫人次序內列著。如今爲主兒扯歹征戰時。捨性命。將離了的百姓能收集。有功上頭。將你賜與他。久後我位子裏坐的子孫。想著這有功的道理。直至子子孫孫。亦巴合位子裏。休教斷絕了麼道。

再對亦巴合說。你父札合敢不。當初教廚子阿失帖木兒等。

前文九卷管阿答兒乞百姓之阿失黑也。

引二百人與你做從嫁。有來。你如今去時。留阿失黑帖木兒等一百人做遺念。又對主兒扯

歹說。有四千兀魯兀種的百姓。你管者。

朮赤台傳曰。俾統兀魯兀四千人。世世無替。

成吉思再對忽必來說。你將剛硬不服的人服了。你與者勒蔑者別速別額台四個。如猛狗一般是爲祕史四狗。凡教去處。將堅石撞碎。崖子衝破。深水橫斷。所以斷殺時教您四人做先鋒。教孛斡兒出木合黎孛羅兀勒赤老溫四傑隨從我。

元史兵志曰。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時號朵魯班庫魯克。猶言四傑也。

教主兒扯歹亦勒答兒前文皆作忽亦勒答兒。此處似係脫字。在我前立。教我心安。有來。如今但凡軍馬事務。忽必來你爲長者。再說別都溫性拗的上頭。

前文四卷有抹赤別都者溫。朵兒別氏。似卽此人。

你怪他。不曾教做千戶。與爾正好一同做千戶。商量著行。看他久後如何。

成吉思再對孛斡兒出木合黎等說。這忽難前文四卷格泥格思氏人。夜閒做雄狼。能劫營殺人。日裏做黑老鴉。能練隊整伍。依著我行。不曾肯隨歹人。

不隨薛徹台出諸人。投札木合去也。

您凡事可與這忽難闊闊搠思二人商量著行。我子拙赤最長。

元史宗室世系表曰。太祖皇帝六子。長朮赤太子。

教忽難領著格你格思。

格你格思。即前文一卷之格泥格思。其源出於抄眞斡兒帖該之第六子格泥格思後。遂成此種族。

就於拙赤下做萬戶者。又說忽難闊闊搠思迭該。

別速部人。前文四卷。令管牧放羊隻。

兀孫額不干（即兀孫老人）四人。但曾聞見的事。不曾隱諱。便來對我說了。（賞賜四人見下文）

成吉思再對者勒蔑說。你父札兒赤兀歹老人。背著風匣。自不峏罕山來。（事在前文三卷）於斡難河迭里溫孛勒答地面生我時。與了一個貂鼠襪兒。此時者勒蔑在襁褓內。自那裏許做了貼己奴婢。一同生長。做伴到今。多有功勞。是我有福慶的伴當。九次犯罪休罰者。

成吉思再對脫侖說。

前文無脫侖其人。考之元史。則脫侖乃蒙力克之子也。元史伯八兒傳曰。祖明里也赤哥。隸太祖帳下。王罕詐以女妻太祖弟。太祖欲往。明里也赤哥知其詐諫止。父脫倫闊里必扈從太祖征西域。則脫侖爲伯八兒之父。卽明里也赤哥之子矣。前文六卷諫止太祖赴王罕筵席。爲蒙力克。是蒙力克卽史之明里也赤哥。脫侖乃蒙力克之子也。哈八兒禿傳

從千戶脫命伐宋。則脫命逮事憲宗也。

你父子爲甚得各管千戶。因你助你父親收集百姓上頭。所以與你扯兒必名分。

史稱脫倫闊里必卽兵志怯薛也。元人西遊記。有闊利必亦扯兒必對音。注見前文八卷。

如今將你自收集的百姓做千戶。與脫魯罕商議著行。

脫魯罕卽太祖子拖雷也。注見前文八卷。其稱曰脫魯罕者。卽拖雷王也。元史世系表。諸王多稱大王。其上冠以名諱。拖雷王以蒙古語。呼之曰脫魯罕也。太祖太宗征西域。拖雷從行。脫命亦扈從。觀後文十三卷。脫命至大甯。其城降。至女眞。其主亦降。十四卷在搠斡兒合地面。大王與衆官人聚會。其中有脫命議說。又征唐兀主不兒罕。命脫命殺之。足見脫命所商議之脫魯罕。卽拖雷罕也。前文四卷乞顏

成吉思再對蒙格禿乞顏的子種人蒙格禿。汪古兒廚子說。

前文四卷作翁古兒。又作汪古兒。令管飲膳。故曰廚子。

在前你與這脫忽剌兀惕三姓。

前文四卷札剌亦兒種合赤溫合剌孩合闌勒歹三個脫忽剌溫兄弟。是三人皆出於脫忽剌氏也。

塔兒忽惕五姓。

前文四卷合答安兄弟五人。爲塔兒忽氏。

敵失乞惕巴牙兀的兩種。

敵當依前文作敵。前文四卷有此兩種姓。未言何人。

與我作一個圈子。昏霧中不曾迷了。亂離中不曾離了。寒溼處曾共受來。如今你要甚麼賞賜。汪古兒說賞賜教揀阿巴牙兀惕姓的兄弟每。

汪古兒以巴牙兀惕爲兄弟。而其父蒙格禿則乞顏氏。尋前文一卷。德薛禪稱也速該云必是你乞顏人的吉兆。是太祖亦乞顏則同族人矣。朵奔蔑兒干家裏使喚的人。其父自云我是馬阿里黑伯牙兀歹人氏。則巴牙兀惕卽伯牙兀歹對音。其爲一族無疑。汪古兒殆其後人也。

都散在各部落裏有。我欲要收集者。成吉思應許了。說你收集了。做千戶管者。又說汪古兒孛羅兀惕。你二人分左右散茶飯均勻。教我心安。如今你二人騎馬著。於多人處散茶飯者。坐時。你二人於大酒局分左右。與脫侖等俱向北坐著。就料理茶飯。成吉思再對孛羅兀勒說。我母親將你幷失吉忽禿忽即失吉刋忽都禿忽古出即三卷之曲出闊闊出前文八卷輩桑昆爲太祖所殺四個。於營盤內拾得做兒子。養育提攜著。教你成人。欲要與俺兒子每作伴。我母親養你每的恩。您曾報了多少來。孛羅兀勒與我做伴。凡緊急的征戰處。雖有雨的夜裏。與敵人

抗拒時。不曾教缺了湯飯。使我空宿了。又族滅了塔塔兒時。事見前文六卷。有合兒吉勒失剌逃出。無喫的。卻回來母親的家內。他說是尋衣食的。母親說。既是尋衣食的時。那裏坐。就於西邊門後坐閒。有拖雷方五歲。太祖第四子。入門來。卻出去。被合兒吉勒肘下挾出。用手抽刀。母親叫著說。壞了兒子。時孛羅兀勒妻阿勒塔泥。正在東邊坐著。隨卽走出。將那人頭髮拏住。又將那抽刀手扯住。連刀落了。此時房北邊有者歹。前文四卷作哲台命帶弓箭者也本忙忽部人。後文十二卷又作哲歹。者勒蔑二人殺牛。聽得阿勒塔泥叫。二人將刀斧就那裏將那人殺了。後阿勒塔泥者歹者勒蔑三個爭頭功。者歹者勒蔑說。若不是俺來得疾。你一個婦人。怎奈他何。拖雷已被他害了。阿勒塔泥說。你每不聽得我聲音呵。你每如何來。又不是我拏著他頭髮。扯落他刀子時。比及你來呵。拖雷已被他害了。這般論來。阿勒塔泥得了頭功。以妻功更益其夫賞賜。又說於合勒合勒只惕地面與王罕廝殺時。斡歌歹項上中箭。事在前文七卷。孛羅兀勒將塞了的血咂去。救了斡歌歹性命。

斡歌歹卽七卷之斡闊台。太宗英文皇帝也。

他能還報我母親養育恩。將我二子性命救了。凡百艱難處。也不曾怠慢。今後九次犯罪体要罰者。

成吉思再說。女子每行賞賜咱。

因阿勒塔泥之賞。而及其餘女子。如合答安豁阿黑臣老婦德薛禪妻搠壇類。

成吉思再對兀孫老人說。兀孫忽難闊闊搠思迭該這四個人。但聽見得。心內想起的事。不曾隱諱。都對我說。如今達達體例裏。以別乞官爲重。

別乞卽今回部之伯克二字對音也。西域聞見記曰。回部大頭目。謂之阿奇木伯克。最爲尊貴。生殺予奪。惟其所爲。次則伊什罕伯克。亦有統領之責。今按祕史稱別乞者。有太祖異母弟別克帖兒有撒察別乞。有忽察兒別乞。有脫古思別乞。察兀兒別乞。合赤溫別乞。必勒格別乞。忽都合別乞。皆尊貴之稱。惟不里孛闊。亦作不里孛可。與此別乞二字。音同字異。然核其對音則一也。

兀孫你是巴阿鄰爲長的子孫。你可做別乞。

巴阿鄰氏。出自巴阿里歹之後。

做別乞時。騎白馬。著白衣。坐在衆人上面。揀選個好年月。議論了。教敬重者。

按白馬白衣。蓋回教也。輟耕錄曰。國俗尙白。以白爲吉。西域水道記。引回人庫魯安書云。其部初有女子曰阿郎固庫勒魯者。天帝使一丈夫向女吹噓白氣感而有身。生子曰廝木哈伊項爲回部王傳至三世習蒙古法。又傳十四世。爲吐呼魯克吐木勒罕年二十二。嗣爲國主。後二歲。獵於阿克蘇。遇回人授派噶木巴爾法。返伊犂。又西域水道記。述回部

事云、西方有墨克及墨德那諸國。始汗曰青吉斯汗、其裔孫派噶木巴爾倡回教爲第一世。初祖云云。其言阿郎固庫卽祕史之阿闌豁阿。其言青吉斯汗。卽祕史成吉思皇帝是蒙古之興。已習回教。故別乞之設。以宣揚回教。亦其舊俗。可備考證者也。

成吉思再說。忽亦勒答兒安達。

卽安答也。忽亦勒答兒歿於王罕之戰。事在前文七卷。姚燧牧庵集忙兀公博羅驩神道碑作畏答而碑云。畏塔而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時太疇盛疆畏翼謀往歸之。畏答而苦止曰。帝何負汝而爲是。竟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帝貳之曰。汝兄與衆皆往獨留何爲。乃折矢誓曰。所不終事帝。有如此矢。帝感其誠。約爲按答云云。此文稱安達。職是故也。

在前廝殺時。先開口要廝殺。有功的上頭教他子孫受孤獨的賞賜者。

據姚燧碑文。則其子名醮木曷。其孫名瑣魯火都。其曾孫卽世祖朝平章政事博羅驩也。

成吉思再對察罕豁阿的子

卽前文四卷之察合安不注也。與此察罕豁阿四字對音。其先出於揑兀歹氏。故札木合答闌巴勒主惕之戰。既勝太祖。將赤那思地面部長烹之。又殺察合安以其頭懸馬尾而去。前文四卷稱揑兀歹察合安卽其人也。察合安既歿於是役。故成吉思追溯其事。而恤

其子譯文無定字。但取其音故轉寫成察罕豁阿四字耳。

納鄰定斡鄰說。你父我跟前謹慎。於答闌巴勒主惕地面裏斷殺。被札木合廢了。祕史凡言廢者皆殺之辭。

如今你請受孤獨的賞賜者。脫斡鄰說。我的兄弟揑古思散在各部落內。

揑古卽揑兀之對音。其衆舊居於赤那思地面。札木合殺察罕豁阿。其族逃遁在各部中。

我欲收集唵成吉思許他收集。教他子孫世襲管者。

太祖又對鎖兒罕失剌說。我小時被泰亦赤兀種的塔兒忽台乞鄰勒禿黑兄弟每拏我時。你父子每藏著我。教合答安女子奉侍我。放出我來。您那恩我心中日夜長想著。有來。您卻自泰亦赤兀處來得遲了。如今方賞賜您。您要甚麼賞賜。鎖兒罕失剌父子說。俺欲要蔑兒乞的薛涼格地面。自在下營。

朔方備乘曰。色楞格河。上源曰齊老圖河。出三音諾顏部中左末旗。爲鄂爾哲依圖泊。東北流經中左旗右翼後旗。又東北流。德勒格兒河自札薩克圖汗部東南來會。轉東流經左翼中旗中末旗。又東流。哈綏河自西南來會。始曰色楞格河。又東流入土謝圖汗部界。又東流經右翼左旗右翼右末次旗。又東流經中左翼末旗。與鄂爾坤河會。又東北流經恰克圖西。中國與俄羅斯互市處也。有理藩院司官駐此。又北流達俄羅斯國界。按蔑兒乞薛涼格地面。在今恰克圖之南。

再要如何賞賜呵。皇帝理會者。成吉思說。依著你。那地面內自在下營。再教你子孫行。許他帶弓箭喝盞。九次犯罪休罰者。又對其子赤老溫沈伯（前文二卷作沈白。）說。在前你二人說來的言語。如何忘得。你二人心裏想起有缺少的。自來索者。又說鎖兒罕失剌巴歹乞失里（黑）教你每自在。出征去處得的財物。圍獵時得的野獸。都自要者。鎖兒罕失剌。是在前泰亦赤兀種的脫迭干家人。（即前文五卷脫朵格。）巴歹乞失里（黑）是也。格扯連（即前文也客扯連也。）放馬的。如今教倚仗著我快活者。

云自在快活者。蒙古語封答剌罕三字之解也。輟耕錄曰。世皇取江南。大軍次黃河。苦乏舟楫。夜夢老叟曰。當隨我來。引至一所。指曰。此即是已。明白循行河滸。尋夢中所見處。忽有人進曰。此閒水淺可渡。帝徵夢中語謂曰。汝先涉。其人乃行。大軍從之。無一不濟。帝旌其功。對曰。但得自在足矣。乃封爲答剌罕。據此則蒙古語答剌罕。漢語自在也。輟耕錄又曰。答剌罕譯言一國之長。得自由之意。非勳戚不與焉。太祖龍飛。官制簡古。惟左右萬戶次及千戶而已。丞相哈剌哈孫之曾祖啓昔禮以英材見遇。擢任千戶。錫號答剌罕。案啓昔禮卽乞失力（黑）之對音也。

成吉思再對納牙說。當初你父子每。（其父失兒古額禿。）將塔兒忽台乞里勒禿（黑）（前文作乞鄰鄰里壓轉。）拏來時。你說自己的主人。如何棄捨著拏去。就那裏放了。來歸順我。（事在前文五卷。）爲那般。我曾說這人省得

大道理。久後一件事裏委付。如今孛斡兒出做了右手萬戶。木合黎國王做了左手萬戶。你做中軍萬戶者。

再對者別速別額台兩個說。您自收集的百姓。管著做千戶者。

蒙韃備錄曰。又有鷓博者。官亦穹見隨成吉思掌重兵云云。鷓博卽祕史之者別。又卽元史之哲伯也。

再教收羊的迭該。前文四卷命其管放牧。將無戶籍的百姓。收集著做千戶者。

再分管百姓時。木匠古出古兒。

前文四卷作窟出沽兒。又作古出沽兒。命其管修造車輛。故曰木匠。

管的百姓少了。就於各官下百姓內。抽分著。教他與札答剌種的木勒合勒忽。一同做千戶管者。

札答剌種祖孛端察兒之子曰札只剌歹。見上文卷一。前文四卷木勒合勒忽。亦作木惕合勒忽。蓋以牧養馬羣有功。

當初共立國的人。合做萬戶千戶百戶的。都委付賞賜了。

蒙韃備錄曰。韃人生長鞍馬閒。起兵數十萬。略無文書。自元帥至千戶百戶牌子頭傳令而行。

成吉思說。在前我只有八十人做宿衛。七十人做護衛散班。如今天命衆百姓俱屬我管。我的護衛散班等於各萬戶千戶百戶內。選一萬人做者。

元史兵志曰。宿衛之士。其初名數甚簡。後屢增爲萬四千人。揆之古制。猶天子之禁軍也。然自太祖以後。累朝所御。其數滋多。每歲所賜鈔幣。動以億萬計。國家大費。每敝於此焉。揀選時。於各官并白身人兒子內。選揀有技能身材壯的。教我根前行。若是千戶的子。每人帶弟一人。帶伴當十人。百戶的子。每人帶弟一人。伴當五人。牌子并白身人子。每人帶弟一人。伴當三人。

兵志曰。凡怯薛長之子孫。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相所薦舉。或以其次序所當爲。卽襲其職。以掌環衛。雖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既久。則遂擢爲一品官。

其千戶的子伴當十人。所用馬匹。於本千百戶內科斂。

兵志馬政篇曰。元起朔方。俗善騎射。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數計。牧人曰哈赤哈喇赤。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朝廷歲以九月十月。遣寺官馳驛閱視。較其多寡。有所產駒。卽烙印取勘。牧除見在數目。造蒙古回回漢字文冊以聞。其總數蓋不可知也。

整治與他。與時除父分與的家財。並自置財物人口外。照依原定例與者。其百戶子伴當五

人。牌子白身人子伴當三人所用馬匹。只依前例與他。若千百戶牌子多人有違者。加以罪責。若宿衞時逃避不來者。別選人補充。將那人發去遠處。若有人願要充做。諸人休阻當者。

# 元朝祕史卷十一

於是各千百戶。依著成吉思言語。揀選將來。將在前宿衞的八十人。添至八百人。成吉思教添至一千。命也客揑兀鄰做爲頭千戶者。

似卽也客扯連。蓋雖投身於塔塔兒而其二女也遂也速干皆爲皇后。既降之後。以外戚得列宿衞。

在前帶弓箭的四百人。

元史塔察兒傳曰。火兒赤者。佩囊鞬侍左右者也。

原教者勒篾也孫帖額與不吉歹一同管了。

前文七卷阿勒赤歹放馬人名赤吉歹報王罕來襲此不吉歹。或卽其人。前文赤字疑筆誤也。

散班與帶弓箭的。入直。時分作四班。

輟耕錄曰。國朝有四怯薛太官。怯薛者分宿衞供奉之士爲四番。番三晝夜凡上之起居飲食諸服御之政令。怯薛之長皆總焉。

一班教也孫帖額爲長。一班教不吉歹爲長。一班教火兒忽答爲長。一班教剌卜剌哈爲長。如今添作一千教也孫帖額爲長者。

在前孛斡兒出親人。斡哥列扯兒必。

孛斡兒出之弟斡歌連也。連之轉聲爲列。扯兒必注見前文卷八。

原管護衛散班添至一千。還教他管者。一千教木合里親人。即木合黎也。不合管者。木合里之弟。一千教亦魯該。後文十二卷作亦魯命其輔太宗。斡歌歹。親人阿勒亦歹。前文七卷有阿勒赤歹即其人。管者。一千教朵歹扯兒必管者。即前文四卷令管家內人口之多歹。一千教朵豁勒忽管者。即前文四卷忙忽惕之多豁勒忽。同斡歌來等俱帶弓箭。一千教主兒扯歹親人察乃管者。

元史朮赤台傳曰。子怯台材武過人。自太宗及世祖歷事四朝。以勞封德淸郡王。賜金印。丙申賜德州戶二萬爲食邑。至元十八年。增食邑二萬一千戶。

一千教阿勒赤的親人。即阿勒赤歹。阿忽台管者。一千選揀的勇士教阿兒孩合撒兒管者。平時只做散班。出征時教前面做勇士者。阿兒孩本紀作阿里海。各千戶內選揀得宿衛的八千。同帶弓箭的二千。通計護衛的一萬。成吉思說這些做我護衛的人。以後教做大中軍者。

兵志曰。也可怯薛太祖以自名領之。其云也可者。言天子自領之故也。錢詹事大昕元史拾遺曰。蒙古語大爲也可。凡官名也可者。第一之稱。此志有也可太傅。又有也可怯薛職

官志有也可札魯忽赤皆取第一義。

成吉思再說。護衛的分做四班。一班教不合管者。一班教阿勒赤歹管者。一班教朵歹扯兒必管者。一班教朵豁勒忽管者。四個爲長的委付了。將輪班次序宣布著。說入班時。爲長的官人。領著扈衛的散班宿。三夜一次交替。

兵志曰。凡宿衛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爲第一怯薛。卽也可怯薛。亥子丑日爲第二怯薛。寅卯辰日爲第三怯薛。巳午未日爲第四怯薛。輟耕錄曰。云都赤乃侍御之至親近者。雖官隨朝諸司。亦三日一次輪流入直。負弓朵於肩。佩環刀於要。或二人四人。多至八人。時若上御控鶴。則在墀陛之下。蓋所以虞姦回也。

若有合入班的人。不入者。笞三十。第二次又不入者。笞七人。第三次無事故又不入者。笞三十七下。流遠方去者。掌護衛的官人。凡換班時。將這言語。省會一遍。若不省會。則掌管的有罪。既省會了。有違了號令的。依前例要罪者。掌管護衛的官人。不得我言語。休將所管的人。擅自罰者。凡有罪的。必奏聞了。將該斬的斬。該打的打。不依我言語。將所管的人用條子打的依舊教條子打他。用拳打的依舊用拳打他。

成吉思再說。我的護衛散班。在在外千戶的上。護衛散班的家人。在在外百戶牌子的上。若在外千戶與護衛散班。做同等相爭鬬呵。將在外的千戶。要罪過者。

太宗六年紀曰。條令諸千戶越萬戶前行者。以木鏃射之。

成吉思再對輪班的官人說。帶弓箭的散班及廚子人等。

兵志曰。凡宿衞預怯薛之職者。分冠服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之屬。

入班時白日裏各管自的職事。日落時帶弓箭的將弓箭。

兵志曰。其怯薛執事之名。則主弓矢鷹隼之事者曰。火兒赤昔寶赤怯憐赤。侍上帶刀及弓矢者曰。云都赤闊端赤。

廚子將器皿。

兵志曰。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曰博爾赤。元黃溍集宣徽使答失蠻碑。寶兒赤蓋古內饔之職最爲親密。

各分付與宿衞的人。出去外面宿。次日抬湯後都入來。依舊各管自的職事。日晚後繞宮前後往來行的人。宿衞的拏住。次日問者。

輟耕錄曰。雖宰輔之日近清光。然有所奏請。無云都赤在。固不敢進。今中書移咨各省。或有須備錄奏文事者。內必有云都赤某。以此之故。

宿衞的交替時分。付與符驗教入者。宿衞的夜間繞著宮。把門宿者。兵志曰。司閽者曰八剌哈赤。

若夜裏有人入呵。將他頭打破。肩甲斫斷者。若有急事來說。先見宿衞。一同來帳房後說者。

宿衛上面兩閒。不許人行坐。宿衛數日。不許人問。違者將鞍馬衣服奪與者。在先有可倚仗的人額勒只吉歹。

定宗紀曰。二年八月命野里知吉帶率搠思蠻部兵征西。當卽額勒只吉歹其人也。

曾在宿衛上行。被宿衛的拏了有來。

刑法志曰。諸擅帶刀闌入殿廷者。杖八十七流遠。

成吉思說。你宿衛的於大雨雪的夜裏或晴明的夜裏。或敵人紛擾廝殺的夜裏。在我帳房周圍宿衛。使我身心皆安。凡有緊急事。不曾怠慢。以此我得到大位裏坐了。如今將我這吉祥至誠的宿衛。教呼作老宿衛的者。斡哥列扯兒必入班的七十個散班。教呼作大散班者。阿兒孩的勇士每教呼作老勇士者。也孫帖額等帶弓箭的教呼作大帶弓箭的者。

兵志曰。四怯薛之長。天子或又命大臣以總之。

九十五千戶內。選揀的人。做我貼身的親護衛。久後我子孫將這護衛的想著。如我遺念一般。好生抬舉。休教懷怨。福神般看著。

成吉思再說內裏的扯兒必官。并放頭口的。宿衛的知料者。內裏的房子車兩旄纛生熟飲食器皿等物。宿衛的提調者。

兵志曰。典車馬者曰兀剌赤。莫倫赤。牧駱駝者曰帖麥赤。牧羊者曰火你赤。

若有缺少。只問他要。凡給散衣食。不得宿衛的言語。休給散者。若給散時。必自他始。兵志曰。掌內府尚供衣服者曰速古兒赤。凡內裏有人出入。宿衛的整治者。把門的貼門立者。門內二人管酒局者。兵志曰。掌酒者曰答剌赤。管營盤的於宿衛人的選充者。圍獵時共圍獵車前留一半者。

成吉思再說。我不出征。宿衛的亦不許出征。若有違者起軍的頭目有罪。

兵志曰。宿衛之士。揆之古制。猶天子之禁軍。是故無事則各執其事。以備宿衛禁廷。有事則惟天子之所指使。

宿衛的不著他出征。只因他常護衛我圍獵時跟隨我。平日又管收拾車輛等事。如此不容易。所以怕重複了他。不許他出征。

太祖再說。宿衛的內教人。與失吉忽禿忽一同斷事者。

元史百官志曰。斷事官秩三品。掌刑政之屬。國初嘗以相臣任之。其名甚重。其員數增損不常。其人則皆御位下及中宮東宮諸王各投下怯薛台等人爲之。

凡衣甲弓箭器械等收拾給散者。官騸馬內教收拾馱網索者。宿衛的同扯兒賓給散段匹者。

扯兒賓卽扯兒必。

凡下營時。教帶弓箭的散班。與也孫帖額帶弓箭的。於帳殿右邊行。不合等散班。於帳殿左

邊行。阿兒孩的勇士。於帳殿前面行。宿衛的管帳房車兩。於帳殿根前左右行。衆護衛散班并內裏家人等。朵歹扯兒必管著。常在帳殿根前行者。

太祖命忽必來征合兒魯兀惕種。

合兒魯卽黑魯二字之對音。明代之哈烈。是其地也。陳仁錫明世法錄西戎傳曰。哈烈一名黑魯。去嘉峪關萬三千里。撒馬兒罕西南。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焉。國人稱速魯檀。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剌黑諸城。並隸其國。石城十里。居平川。川廣百里。四面大山。常燠少雨。市中流水不斷。貿易以銀錢三等。飲食無匕箸。髡首衣白。產巴旦杏鎖服花毯金銀銅珊瑚琥珀珠翠馬獅黑白文獸。田美多穫。地宜桑蠶也。又案合兒魯元人多作哈喇魯。黃溍集答失蠻碑云。其先西域人。系出哈剌魯氏。曾祖馬馬。贈集賢學士正奉大夫。追封中山郡公。太祖皇帝六年。奉其國主阿爾思蘭來覲于龍居河。前文九卷乃蠻古出魯克過委兀合兒魯種去。故因追古出魯克而征之也。合兒魯其地當在今伊犂西南。合兒魯又作匣剌魯。元史也罕的斤傳曰。也罕的斤匣剌魯人。祖匣答兒密立以斡思堅國哈剌魯軍三千來歸於太祖。

其主阿兒思蘭。卽投降了。

阿兒思蘭、獅子也。蓋取獅子之義以爲名。遼史語解曰阿爾斯蘭。獅子也。本紀曰。太祖六

年辛未西域哈剌魯部主阿昔蘭罕來降。卽其事也。

來拜見太祖。太祖以女子賜他。

太祖又命速別額台。追脫黑脫阿子忽禿赤老溫等。

忽禿卽前文八卷之忽都。九卷之忽都合勒。赤老溫前文八卷作赤剌溫。二人爲太祖所追渡額爾齊斯河西走。欲投康里欽察部。太祖所鐵車以追之也。

追至垂河。注見前文五卷。

將忽禿等窮絕了回來。

初命者別追古出魯克。

本紀曰。太祖三年再征屈出律罕屈出律罕奔契丹。此時契丹已爲金所滅。所云契丹者。卽西遼耶律大石耳。

追至撒里黑崛地面。

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撒列哈歹撒里黑崛。卽西遊記之算端二字對音也。算端之地面。卽其所都之邪米思干也。西游記曰。邪米思干大城。其城因溝岸爲之。方算端氏之未敗也。城中常十萬餘戶。漢人工匠雜處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算端氏之新宮据焉。

將古出魯克窮絕了回來。

廷式案算端元史各傳或作算灘。卽明陳仁錫世法錄速魯檀之對音。西域君

號也。與撒里黑幌非對音字。似宜更正。又案寶玉元史郭侃之孫傳。從宗王旭烈兀西征木乃兮下一百二十八城。斬其將忽都答而兀朱算灘。算灘。華言王也是其證。又郭侃傳有兀魯兀乃算灘海牙算灘穩樛答兒算灘忽里算灘。皆可爲算灘非地名之證。又案撒里黑幌。即大唐西域記颯秣建三字之對音也。颯秣建唐名

元史曷思麥里傳曰。哲別令持曲出律首往徇西域。若可失哈兒押兒牽斡端諸城。皆望風降附。今案哲別、即者別。曲出律即古出魯克對音。可失哈兒、今之喀什噶爾。押兒牽、今之葉爾羌。斡端、今之和闐也。元史郭寶玉傳曰。帝將伐西蕃。患其城多依山險。問寶玉攻取之策。寶玉曰。使其城在天上則不可攻。如不在天上。至則取矣。甲戌從帝討契丹遺族。歷古徐鬼國訛夷朵等城。破其兵三十餘萬。收別失八里、別失蘭等城。次忽章河。西人拒戰。追殺幾盡。進兵下撏思干城。次暗木河。破護岸兵五萬。斬大將佐里。遂屠諸壘。收馬里四城。辛巳可弗叉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撏思干。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

委吾種的主亦都兀惕。

黃溍集行中書省左丞亦輦眞碑云。偉吾兒人。上世爲其國君長。國中有兩樹合而生。瘿得五嬰兒。四兒死。而第五兒獨存。以爲神異。而敬事之。因妻以女。而讓以國。約爲世婚。而秉其國政。其國主即今高昌王所自出也。據西游記。則畏午兒王所居。即在昌八剌城。西域水道記曰。烏可克嶺西南四十里。有孟克圖嶺。昌吉河發其北麓。經昌吉縣治。其城曰寧邊。極四十三度四十五分。西二十九度二十六分。其地疑元之彰八里也。元史地理志。畏兀兒地第三十六曰彰八里。至元十五年。授朵魯知金符掌彰八里軍站事。亦作昌八

康國爲今霍罕地。蓋由喀什噶爾西行至於地理。止合。未知有當否。

里。亦作摻八里。耶律希亮傳至昌八里城。李進傳軍潰被捡。從至摻八里城。據徐說則委吾主所居。當今昌吉縣治之地。本紀曰。太祖四年春畏吾兒國來歸。六年畏吾兒國主亦都護來覲。卽祕史所稱委吾主亦都兀矣。

算瀚亦作速壇西域王號。猶印度之稱斯丹斯坦也。文以撒里黑崛爲颯秣建。對音。颯秣建本元魏之悉萬斤。悉萬斤與撒里黑崛音尤近。

差使臣阿惕乞剌黑等來成吉思處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如雲淨見日。冰消見水一般。好生喜歡了。若得恩賜呵。願做第五子出氣力者。

通鑑輯覽曰。宋甯宗嘉定元年冬十二月輝和爾國降於蒙古。輝和爾國自唐宋四遷火州。統巴什八里之地。臣于契丹。至是遂舉部降於蒙古。按巴什八里、元史地理志作別失八里。西域水道記謂今之濟木薩。是其地也。元歐陽元圭齊集傑氏家傳曰。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徐松新疆賦注曰。古城西六十里爲濟木薩城。城北有唐李衞公所築北庭都護府舊址。別失八里卽長春西游記之鼈思馬城也。

成吉思說。你來。女子也與你。第五子也教你做。於是亦都兀惕將金銀珠子段匹等物來拜見成吉思。遂將阿勒阿勒屯名的女子與了。

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曰。曾孫火赤哈兒的斤嗣爲亦都護。至元十二年都哇卜思巴圍火州。亦都護受圍凡六月。都哇以書繫矢射城中曰。我亦太祖皇帝諸孫。且爾祖嘗尙公主矣云云。亦都護卽祕史之亦都兀。其所云尙公主。卽阿勒阿勒屯。然則委吾主蓋

都火州。其主蓋卽巴而朮阿而忒斤也。元史諸公主表。高昌公主位也立可敦公主太祖女。適亦都護巴而述阿兒忒的斤。所云也立可敦卽阿勒阿勒屯矣。虞集道園學古錄。高昌王世勳碑曰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虎忽剌。曰薛靈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卽而候之。樹生瘿若人姙身然。自是越九月又十日而瘿裂。得嬰兒五。其最穉曰卜吉可罕。既壯。遂爲君長。傳三十餘君。是爲玉倫的斤。數與唐人攻戰。久之議和親。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的斤之子葛勵的斤。居和林別力跛力答。哈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干答。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曰和林之盛強。以有此山。乃告的斤曰。福山之石。於國主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烈而焚之。沃以醇酢。輦去。後七日玉倫薨。自是國多災異。乃遷交州。今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木河。南接酒泉。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蕃。百七十餘載。太祖皇帝龍飛朔漠。當是時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在位。亦都護者。其國主號也。知天命有歸。舉國入朝。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也立安敦。待以子道。列諸第五。與者必那演征罕勉力鎖潭回回等國。又從太祖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薨。次子玉古倫赤的斤嗣。又薨。子火赤哈兒嗣。至元中海都之亂。都哇卜思巴等兵十二萬圍火州。六月不解。都哇以矢射城中曰。我亦太祖諸孫。何以不我歸。爾祖嘗尙主矣。能以女歸我。我則休兵。

火赤哈兒曰。吾豈惜一女不救民命。然吾終不與面也。以其女墜諸城下與之。都哇解去。上嘉其功重賞。妻以公主巴巴哈兒。定宗女也。屯於火州南哈密力北。軍至大戰。力盡死之。子紐林方幼。詣闕請兵。上壯其志。妻以公主不魯罕。太宗皇帝孫女也。主薨。又尙其妹八卜乂公主。嗣爲亦都護。仁宗皇帝始稽故實。封爲高昌王。公主薨。尙公主兀剌眞。安西王阿難答之女也。領兵火州。復立畏吾兒城池。延祐五年薨。子二。長帖睦兒補化、次錢吉。帖睦兒補化尙公主朵兒只思蠻。嗣爲亦都護高昌王。天厤元年知樞密事。明年拜左丞相。讓其弟錄吉。嗣爲亦都護高昌王。以上虞集碑。敍委吾國亦都兀世系至爲詳悉。其云虎忽剌卽祕史之土兀剌河。其云薛靈哥。卽薛涼格河也。云也立安敦卽阿勒阿勒屯之對音。蓋安敦及阿屯、卽唐書之可敦。漢語夫人也。云列諸第五子。與祕史云相合。其云者必那演卽者別也。那演卽諾延之對音。罕勉力卽祕史篾力克也。鎖潭卽算灘及瑣檀之對音。卽祕史稱西遼爲乞塔古兒罕者也。其云回回卽波斯也。又按委吾地入明代仍稱火州。明世法錄曰。火州、漢車師前後王地也。自元帝置戊己二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和帝時班超定西域。復置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以地勢高敞得名。後魏初闞伯周自稱高昌王。併於麴嘉。唐貞觀中平其國。置西州。及都督府。而西突厥据車師後王地。尋以來降。置庭州領蒲類等縣。其後陷吐蕃。有回鶻雜居。亦稱西州回鶻。宋時因遣

**旺式案諸延**。諸類蒙古語稱爺也。今三音諸顏亦此義。又案鎖潭即算灘尋道園此文。稱勉力則加以罕號稱回回則加

以算灘號。於文正相似。當時譯語文法如是也。算灘即回回稱王之號。非西遼。

使貢獻。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使高昌。經望鄉嶺、歷伊州、乃至。地熱產五穀。出貂鼠白氎蒲桃酒。樂多琵琶、箜篌。俗好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元七年歷。以三月九日爲寒食。佛寺皆唐賜額。其國師子王避暑北庭山。有煙氣涌起。至夕光焰若炬。疑所繇稱火州者也。元號畏兀兒。隸馬哈木。入明號火州。永樂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至。言其國蕭條零落。東有荒城。故址。卽古高昌治。漢西域戊己校尉所居。東距哈密。西連亦力把力。南接于闐。北抵瓦剌。東南至肅州一月程。

# 元朝祕史卷十二

兎兒年 蒙韃備錄曰韃俗既樸每見其所行文字猶曰大朝稱年號曰兎兒年龍兒年 成吉思命拙赤領右手軍去征林木中百姓

本紀曰二年丁卯遣按彈不兀剌二人使乞力吉思此卽兎兒年征林木中百姓事也前文卷九太祖對豁兒赤說順額兒的失河林木內百姓從你下營此今阿爾台山以北近額爾齊斯河一帶地也朔方備乘曰康熙三十九年 聖訓鄂羅斯地方遙遠僻處西北隅曩者遣人分畫疆界卽獻尼布楚地以東爲界尼布楚等處原係布拉忒吳郎海諸部落地彼皆林居以捕貂爲業人稱爲樹中人後鄂羅斯強盛遂幷吞之已五六十年矣恭譯 聖謨方知尼布楚以北西至金山有樹中人之稱此卽林木中百姓者也

令不合引路

不合者木華黎之弟也木華黎傳世居斡難水東故與林木中百姓爲鄰

斡亦剌種的忽都合別乞比萬斡亦剌種先來歸附

斡亦剌元史本紀作猥剌部萬斡亦剌本紀無萬字紀云乃蠻太陽罕與蔑里乞部長脫脫克烈部長阿憐太石猥剌部長忽都花別吉諸部合兵勢頗盛帝與戰禽殺太陽罕諸

部軍一時皆潰。明日餘衆悉降。此卽忽都合別乞來降事也。已而復征蔑里乞部。其長脫脫奔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元年帝卽位。復征乃蠻擒卜魯欲罕、太陽罕子屈出律罕與脫脫奔也兒的石河上。三年再征脫脫及屈出律罕。時斡亦剌部。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爲向導。至也兒的石河。討蔑里乞部滅之。此斡亦剌後來歸附事也。据史則斡亦剌本與蔑里乞爲鄰。而近額爾齊斯河者也。是爲林木中百姓之一。

就引拙赤去征萬斡亦剌。入至失黑失惕地面。

萬斡亦剌影元槧本作禿綿斡亦剌。蓋禿綿譯言萬數也。事物異名數目門一萬蒙古語曰土滿。土滿卽禿綿。猶言衆耳。入至失黑失惕之地。蓋斡亦剌之南境。以太祖三年紀考之。卽額爾齊斯河上地耳。

斡亦剌禿巴思諸種都投降了。

據元槧本所列曰。不里牙惕。曰巴兒渾。曰兀兒速惕。曰合合納思。曰康合思。曰禿巴昔。共六部。今按輟耕錄蒙古氏族。有八魯忽歹。疑卽巴兒渾。兀兒速惕卽地理志西北地欽察注之阿速也。合合納思卽地理志西北地之撼合納也。志云猶言布囊口小腹巨地形類此因名。謙河所出也。康合思疑卽昂可剌河。其河在吉利吉思東北。會謙河入北海。志云昂可剌者因水爲名。晝長夜短。日沒時炙羊肋熟。東方已曙、唐史骨利幹國。是也。是皆林

木中百姓矣。

至萬乞兒吉思種處。

元槧本作禿綿乞兒吉速惕。譯言衆乞兒吉思種也。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曰。吉利吉思者。初以漢地女四十人。與烏斯之男結婚。取此義以名其地。南去大都。萬有餘里。及元朝析其民爲九千戶。其境長一千四百里。廣半之。謙河經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東北有水曰玉須。皆巨浸也。會於謙而注於昂可剌河。北入於海。又曰謙州以河爲名。去大都九千里。在吉利吉思東南。又曰至元七年。詔遣劉好禮爲吉利吉思撼合納謙州益蘭州等處斷事官。又本紀太祖二年遣按彈、不兀剌二人使乞力吉思。又哈剌八都魯傳曰。世祖謂哈剌曰乃顏故地曰阿八剌忽者產魚。今立城。而以兀速憨合納思乞里吉思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劉郁西使記曰。孛羅城迤西至麻阿中以馬捶拖床遞鋪。或曰乞里乞四易馬以犬。又廣集句容郡王碑曰。土土哈掠地金山。有詔進取乞里吉思。明年春次欠河云云。則乞兒吉思地。在金山以北近謙河也。　國朝方觀承松漠草詩注曰。阿爾泰之東有三十三庫伯。其中峯特出者。曰汗庫伯。下臨希爾希吉思湖。流泉飛瀑。頗著靈秀云云。今以湖名希爾吉思考之。當卽元代乞兒吉思故址矣。

其官人也迪亦納勒等也歸附了。

元槧本敍其人名曰也迪曰亦納勒曰阿勒迪額兒曰斡列別克的斤。

將白海青白騮馬黑貂鼠來拜見拙赤。

本紀曰太祖二年野牒亦納里部、阿里替也兒部。皆遣使來獻名鷹。卽其事也。

按本紀据元槧本惟少斡列別克的斤一種。

自失必兒等種以南。

失必卽鮮卑之對音也。北史曰。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朔方備乘曰。俄羅斯東土錫伯利部。本鮮卑舊壤。故有錫伯之名。今黑龍江境。有錫伯一種。亦作席伯。亦作席北。既非索倫。亦非蒙古。卽鮮卑遺民也。一統志作西畢爾斯科。瀛寰志略作西伯利。文田案元史朮赤傳曰。朮赤、太祖長子也。國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達京師。所云西北二字卽失必兒之對音。柳邊紀略所稱席百一作席北。又作西北。在船廠邊外西南五百餘里云云。亦指鮮卑遺族稱西北二字之證。元史亦有直稱失必兒者。玉哇失傳曰。玉哇失、阿速人。與海都將戰於亦必兒失必兒之地。此錫伯利之見元史者也。

林木中百姓。

朔方備乘曰。元時林木中百姓。今俄羅斯阿穆哈拜商以南地也。

拙赤都收捕了。遂領著乞兒吉思萬戶千戶。幷林木中百姓的官人。將著海青騮馬貂鼠等

物。回來拜見成吉思。成吉思以斡亦剌種的忽禿阿別乞。（即忽都阿別乞。）先來歸附。將扯扯亦堅名的女子。與了他的子亦納勒赤。（公主表不敵。）將拙赤的女豁雷罕。與了亦納勒赤的兄。（表亦不敵。）將阿剌合名的女子與了汪古種。

蒙韃備錄曰。成吉思皇帝女七人。二公主曰阿里黑百因俗曰必姬夫人。曾嫁金國亡臣白四部死寡居。令領白韃靼事。日逐看經。有婦女數千事之。凡征伐斬殺。皆自己出。元文類二十三閻復撰駙馬忠獻王闊里吉思碑曰。曾祖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追封高唐忠武王。曾祖妣阿里黑。祖駙馬孛要合謚武毅王。祖妣皇曾祖姑阿剌海別吉爲齊國太長公主。太祖兵下中原。忠武爲嚮導。爲異議者所害。武毅尚幼。王妃阿里黑挈之夜遯。逃難雲中。太祖聞忠武死。悼痛不已。雲中既下。詔求王妃及武毅。武毅自齠齔太祖攜征西域。年十七。封北平王。尚齊國太長公主。仍約世婚。敦交友之好。號按達忽。答元史諸公主表曰。趙國大長公主阿剌海別吉。太祖女。適武毅王孛要合。今按前文八卷。汪古種主即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也。

卻對拙赤說。我兒子中你最長。今日初出征去。不曾教人馬生受。將他林木中百姓都歸附了。我賞與你百姓。

源流曰。青吉斯汗令次子珠齊。于托克瑪克地方即汗位。珠齊即拙赤。林木中百姓。殆即

爾時稱爲托克瑪克矣。

再命孛羅忽勒征豁里禿馬惕種。

卽孛羅兀勒元史作博爾忽。本傳但云事太祖爲第一千戶歿於敵。不言禿馬惕事。蓋雖名博爾忽傳。實其曾孫月赤察兒傳耳。禿馬惕史作吐麻部。朔方備乘曰博爾忽傳之吐麻當在今俄羅斯東境白哈兒湖左右。此殆以禿馬二字爲上文都兒麻之對音。都兒麻近額兒失水。卽今額兒齊斯河地也。

其官人歹都禿勒已死。

博兒忽傳吐麻部主都剌莎合兒當卽此人。

其妻孛脫灰塔兒渾。管著百姓。孛羅忽勒到時。令三人於大軍前行。至日晚入深林徑路閒。不覺他哨望的人自後至。將路截了。殺了孛羅忽勒。

本傳曰。吐麻部旣服而叛。太祖命博爾忽及都魯伯討平之。博爾忽卒於其地。元文類二十三元明善太師淇陽王月赤察兒碑。卽孛羅忽勒之曾孫也。碑云姓許愼氏。曾太父博兒渾自太祖早年已見神聖委心臣事。大業肇基。身餘百戰。竟薨於敵。是時官制簡古。止爲第一千戶後封於淇州。又食沅州六千戶。贈推忠佐命著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淇陽王。

太祖聞知大怒。欲親征。孛斡兒出、木合里諫止。別命朵兒伯朵黑申再去征。即元史之都魯伯。朵兒伯朵黑申嚴整軍馬。於先行的把截處虛張聲勢。卻從忽剌安不合獸行的小徑行去。又恐軍人畏懼不行。令人各背條子十根。若不行的。用此懲戒。每人又各將帶鏟斧鋸鑿等器。將當路樹木除去。行至山頂。下視禿馬惕地面百姓。如天窗上看下面一般。大軍直進。彼中不想卒到。就筵席閒擄了。

在先豁兒赤官人忽都合別乞二人。被禿馬惕拏住。在孛脫灰塔兒渾處。其二人被拏的緣故。因太祖許豁兒赤娶三十妻。事在前文四卷。豁兒赤知禿馬惕女子生得美。要娶三十個。致那百姓反了。將他拏住。太祖得知。因忽都合別乞知林木中百姓動靜。所以使他去。

據此語則禿馬惕百姓爲林木中之一種也。

也被他拏了。既收捕了禿馬惕後。賞與了孛羅兀勒一百禿馬惕的百姓。

孛羅兀勒有子脫歡襲職。故可賞以百姓。元明善淇陽王碑云。博兒渾夫人鐵魁追封淇陽王夫人。子脫歡嗣父官。佐憲宗皇帝四征不庭。贈推誠翊運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淇陽王。

與了豁兒赤三十個禿馬惕的女子。忽都合別乞處。與了孛脫灰答兒渾。

太祖將百姓分與了母親及弟與諸子。說共立國的是母親。兒子中最長是拙赤。史作尤赤。諸弟

中最小是斡惕赤斤。

世系表曰。烈祖神元皇帝五子。次四鐵木哥斡赤斤。所謂皇太弟國王斡嗔那顏者也。次五別里古台王云云。是斡赤斤尙非最小。此云最小。是就同母四人言之。蓋宣懿太后所生止四子也。

母親幷斡惕赤斤處。共與了一萬百姓。母親嫌少。不曾做聲。兒子拙赤處與了九千。察阿歹處與了八千。斡歌歹處與了五千。

世系表太祖六子。次二察合台太子。前文七卷作斡闊台。九卷作斡歌台。十卷以後皆作斡歌歹。卽太宗英文皇帝。史稱諱窩闊台者也。

拖雷處與了五千。

卽睿宗皇帝也。世祖皇帝忽必烈之父。

弟合撒兒處與了四千。

本紀作哈撒兒。世系表作搠只哈兒王。烈祖神元皇帝之次子。

阿勒赤歹處與了二千。

世系表烈祖神元皇帝五子。次三哈準大王哈準之子濟南王按只吉歹哈準卽前文一卷之合赤溫對音。惟祕史合赤溫無戰功。疑其早歿。則此阿勒赤歹。乃太祖親姪。卽按只

吉歹之對音也。此阿勒赤歹。與前文十一卷之阿勒赤歹。當是兩人。此爲太祖親屬。彼是亦魯該親人備宿衞者也。

別勒古台處與了一千五百。

世系表烈祖神元皇帝五子。次五別里古台王。祕史稱異母弟者也。

有叔父答阿兒台。因先曾從王罕太祖欲要廢他。

卽把兒壇第四子答里台斡赤斤。前文六卷作答阿里台者也。祕史凡言廢者皆欲殺之。孛斡兒出等三人。對太祖說。自的家自壞。如自的火自滅一般。你的父親遺念。只留得這個叔父。怎忍廢他。他既不省事。你可想著你父親休絕了。於是太祖心下辛酸。應許著。怒遂息了。

太祖於訶額侖母親幷斡惕赤斤處與了一萬百姓。委付了吉出等四個官人。

前文三卷作曲出。十卷亦作古出。蓋曲之與古。本是對音。故古出魯克。元史亦作曲出律罕也。歐陽元僕氏家傳曰亞思彌次子岳璘帖穆爾。精於偉兀書。年十五以質子從太祖征討。多戰功。皇弟斡眞奏求師傅。上命公。公訓導諸王子以孝敦睦仁厚不殺爲第一義。上聞嘉之。則岳璘似卽四官人之一也。

拙赤處委付了忽難等三個官人。

前文十卷忽難與闊闊搠思迭該兀孫額不干共四人。此云三人者。蓋以闊闊搠思。改付察阿歹故也。

察阿歹處委付了合剌察兒等三個官人。

合剌察兒出於巴魯剌思氏。見前文四卷。

又說察阿歹性剛。子細教闊客搠思早晚根前說話者。

闊客搠思卽闊闊搠思。本以輔導拙赤。以察阿歹與拙赤不相能故又改令闊闊搠思規諫之。他日以大位與太宗。而封二人於遠方。蓋太祖有深意焉。

斡歌歹處委付了亦魯等二人。

前文十一卷有亦魯該。太祖以其親人阿勒赤歹管千戶。當卽與此亦魯爲一人也。惟亦魯該親人阿勒赤歹與太祖之親人亦名阿勒赤歹。一管千戶。一管二千戶。必非一人。當分別之。

拖雷處委付了哲歹等二人。

卽四卷之哲台。十卷之者歹。

合撒兒處委付了者卜客。

帖列格禿第三子。木華黎之叔父也。見前文四卷。

阿勒赤歹處委付了察兀兒孩。

前文四卷作察兀兒罕者勒蔑之弟也。七卷又作察忽兒罕。

晃豁塔歹種的蒙力克有七子。

即晃豁壇氏。其先出於抄眞斡兒帖該之子晃豁壇。

第四子名闊闊出爲巫。喚做帖卜騰格理。其兄弟七人比惡。將太祖弟合撒兒打了。來見太祖。太祖正因他事怒閒。說你平日說人不能敵。如何卻被他打。於是合撒兒垂淚起去。三日不見太祖。帖卜騰格理來說長生天的聖旨神來告說。一次教帖木眞管百姓。一次教合撒兒管百姓。若不將合撒兒去了。事未可知。太祖聽了這話。那夜就去拏合撒兒。有古出等古出即曲出宣懿太后叅子。將這緣故。對太祖母親訶額侖說。訶額侖用白駝駕車。連夜起行。日出時到合撒兒處。正見太祖將合撒兒衣袖拴住。去了冠帶。問的中間。見母親到。好生驚恐。母親怒下車。將合撒兒解了。與了冠帶。盛怒盤坐。出兩乳置膝上。問道您見了麼。這是你喫的乳。合撒兒何罪。你自將骨肉殘毀。初你小時。曾喫了我這一個乳。合赤溫斡惕赤斤兩個喫不了這一個乳。惟合撒兒將我這二乳都喫了。使我胸中寬快。爲那般。所以帖木眞心有技能。合撒兒有氣力。能射。但凡百姓叛的。用弓箭收捕了。如今敵人已盡絕。不用他了。太祖見母親怒息了。卻說怕也怕了。羞也羞了。說罷。遂退。後太祖不教母親知。將合撒兒百姓奪去。止與了一

卷者卒也蓋用

老子物壯則老之語。今江湖閒語猶然。下文孛兒帖所云久後你老了亦同。即漢書所謂千秋萬歲後也。

千四百。後訶額侖得知。心內憂悶。所以早老了。合撒兒處初委付的者卜客。走入巴兒忽眞地面去了。

今俄羅斯巴爾古錫穆和屯在尼布楚城西北約七百餘里。城西濱柏海爾湖東岸。南有巴爾古錫穆河西注湖。見朔方備乘。

在後有九等言語的人。都聚在帖卜騰格理處。多如太祖處聚的人。有斡惕赤斤的百姓。也去投了。斡惕赤斤使莎豁兒去取。被帖卜騰格里打了。鞴著馬鞍在他身上回來。次日斡惕赤斤自去。其兄弟七人圍著說。你如何敢差人來取百姓。欲要捶打。斡惕赤斤恐懼說。我不當差人。他說你既不是。當伏罪。令於後面跪了。斡惕赤斤於次日清早。太祖未起時。入去跪著。說這緣故。說罷哭了。太祖未言中間。孛兒帖兀眞夫人欠伸。

兀眞卽夫人也。嫌蒙古語未顯。故綴以漢語。

用被遮了胸。垂淚著說。他是如何的。晃豁壇在前將合撒兒打了。

蒙力克之先名晃豁壇、晃豁壇者、海都之孫抄眞斡兒帖該子。

如今又要斡惕赤斤跪。是何道理。你今見在。他尙將你檜柏般長成的弟每殘害。久後你老了。如亂麻羣鳥般的百姓。如何肯服你小的歹的兒子每管。說罷哭了。太祖對斡惕赤斤說。帖卜騰格理。如今來時由你。於是斡惕赤斤起身去。準備了三個力士。少頃蒙力克領著七

子來帖卜騰格理至酒局西邊。纔坐。斡惕赤斤將他衣領揪住。說你昨日教我伏罪。我如今與你比試。斡惕赤斤揪向外去。中間帖卜騰格理帽落於火盆邊。其父拾起嗅了。置於懷中。太祖說。你出去鬬氣力。揪著出時。門限外原準備的三個力士。迎著拏了。將他脊骨折斷。棄於左邊車梢頭。斡惕赤斤卻入去說。帖卜騰格理昨日要我伏罪。今日纔與他比試。卻臥著了。推辭不肯起。元來也是平等的伴當。其父蒙力克覺了。垂淚說。我自皇帝未起創之先。做伴當到今日。

烈祖被毒時。以太祖託察剌合老人父子。及王罕桑昆以許婚欲陷太祖。非其諫止則危矣。蒙力克功自可錄。

纔說中間。六子便寒著門閫著火盆。立捋起衣袖。太祖驚起說教躲了。我出去。說罷出立。帶弓箭的散班圍著立了。太祖見帖卜騰格理已死。使人用帳房遮了死尸。便起營去了。帖卜騰格理死尸遮的帳房門與天窗。初皆壓蓋了。令人看守。至第三日將曉。天窗開著。死尸自出去了。審視果然。太祖說帖卜騰格理將我弟每打了。又無故讒譖的上頭。天不受他。連他身命都將去了。遂怪責蒙力克道。自的子不能教訓。要與我齊等。所以將他送了。我若早知您這等德性。只好教你與札木合阿勒壇忽察兒每一例廢了來。又說。若早間說的話。晚夕改了。晚間說的話。早晨改了。莫不被人言說呵羞恥。因在先說定免你死。

前文九卷孛斡兒出。十卷孛羅兀勒。皆九次犯罪免罰。餘人無免死明文。然既與孛斡兒出木合黎同受賞賜。則必免死。且九卷明云直至你子孫不絕則帶礪之盟矣。其免死罪可知。

有來。罷怒遂息了。自帖卜騰格理死後。蒙力克父子每的氣勢遂消減了。

案元史忠義伯八兒傳。伯八兒卽蒙力克之孫也。伯八兒之父脫倫稱爲闍里必他日護從太祖征西域。是但誅帖卜騰格理之外。其子孫仍不失富貴。見於正史者如此。

# 元朝祕史卷十三

在後羊兒年。

羊兒謂辛未。當宋甯宗嘉定四年。金衞紹王大安三年也。耶律楚材湛然集有進庚午元歷序曰。中元歲在庚午。天啓宸衷。決志南伐。辛未之春。天兵南度。不五年而天下略定。

成吉思征金國。

金史衞紹王本紀曰。衞紹王諱永濟。世宗第七子。章宗泰和八年。遺詔立衞王。卽位柩前。大安三年四月。大元太祖法天起運聖武皇帝來征。元史本紀曰。元年丙寅。始議伐金。初。金殺宗親咸補海罕。帝欲復讐。會金降俘具言金主璟暴虐。帝乃定議。然未敢輕動也。五年春。金謀來伐。築烏沙堡。帝命遮別襲殺其衆。遂略地而東。初帝貢歲幣於金。金主使衞王允濟受貢於靜州。帝見允濟不爲禮。允濟歸欲請兵攻之。會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帝問金使曰。新君爲誰。曰衞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耶。卽乘馬北去。六年辛未。帝自將南伐。

先取了撫州。

金史地理志曰。西京路撫州鎮甯軍節度使。遼秦國大長主建爲州。章宗明昌三年復置刺史。爲桓州支郡。治柔遠。明昌四年置司候司。永安二年升爲節鎮軍名鎮甯。撥西北路招討司所管密齊顯必喇王敦必喇拿憐朮花速宋葛斜忒渾四明安以隸之。領縣四。柔遠。集甯。豐利。威甯。通鑑輯覽注曰。撫州地在今蘇尼特。乾隆府廳州縣志曰。鑲黃等四旗牧廠。在張家口北百里。金置撫州。治柔遠縣。正黃等四旗牧廠。在張家口西北二百里。金撫州集甯縣地。正黃旗察哈爾。在張家口西北三百二十里。金爲撫州威甯縣地。外藩蘇尼特二旗。在張家口北五百五十里。本漢上谷及代郡北境。後漢烏桓鮮卑居之。唐爲突厥所據。遼置撫州。金屬西京路。元爲興和路地。明爲蒙古蘇尼特所據。

經過野狐嶺。

西游記曰。度野狐嶺。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絕矣。元劉秉忠藏春集第二卷有過居庸關過也乎嶺詩。也乎卽野狐矣。王惲玉堂嘉話采張德輝記行記又作扼胡嶺。明金幼孜北征錄曰。永樂八年發萬全。過城北。見城西諸山積雪。入德勝口。山皆碎石若堆栗然。入關。兩峽石壁如削。二十餘里。上野狐嶺。上指東南諸峯曰。至此看山則盡在下矣。明木增雲薖淡墨曰。成祖北征至野狐嶺。上有碑識曰。嶺去天十八里。其寒裂膚。此地極北。紫微北斗已向南觀。元文類二十四忠憲王安

同碑曰。木華黎謚忠武。太祖卽大位。爲左萬戶。從破金師二十萬於野狐嶺。北師由紫荊口入。讀史方輿紀要。嶺在萬全縣北三十里。

又取了宣德府。

金史地理志曰。西京路宣德州。遼改晉武州爲歸化州雄武軍。大定七年更爲宣化州。八年復更爲宣德領縣二。宣德。宣平。元史地理志曰。順甯府。金爲宣德州。元初爲宣甯府。中統四年改宣德府。據此則太祖取宣德時尙未升爲府。蓋明人譯時以中統後地名入之。

使者別古亦古捏克二人做頭哨。至居庸關。

金史地理志曰。大興府昌平縣有居庸關。國名查剌合攀。方輿紀要曰。居庸關在懷來縣。錢良擇出塞紀略曰。度居庸關。山路崎嶇。四十五里出關入平地。名全道。二十五里榆木驛。二十五里懷來衞。

見守禦的堅固。者別說可誘戰。於是把軍馬佯回了。金家見了。果然盡出軍馬追襲。至宣德府山背上。者別卻翻回衝著。將金國陸續來的軍馬殺敗。

本紀曰。帝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取大水濼豐利等縣。秋七月。命遮別攻烏沙堡及烏月營。拔之。八月。戰於宣平之會河川。敗之。九月。拔德興府。居庸關守將遁去。遮別遂入關。抵

中都。

成吉思中軍隨後到來。將金國的契丹女眞等緊要軍馬都勝了。

案元史兵志有契丹軍女直軍。蓋皆伐金國時先後來降者也。

比至居庸。殺了的人如爛木般堆著。

宋謝采伯密齋筆記曰。余嘗觀黏罕剋河東。斡離不引大兵自涿州入安肅。陷開封府。至順河。凡一百八十餘州。八百七十五縣。蹂踐殘滅。何可勝紀。而自貞祐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韃靼殘破河東河北山東山西復一十七府。九十餘州。鎮縣二十餘處。數千里閒。殺戮皆盡。城郭邱虛。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卷而去。屋宇悉皆燒燬。此殺戮大果報也。

者別將居庸關取了。

元史札八兒火者傳曰。金人恃居庸之寒。冶鐵錮關門。布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太祖進師距關百里不能前。召札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閒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終夕可至。乃令札八兒輕騎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支梧。鋒鏑所及。流血被野。關既破。中都大震。

成吉思入關。至龍虎臺下了營。

北征錄曰永樂八年二月十一日早發清河晚次沙河十二日早發沙河午次龍虎臺十三日早發龍虎臺度居庸關云云則龍虎臺卽在居庸關內也何喬遠名山藏曰順天府北一百二十里曰居庸關秦始皇築長城居息庸徒於此淮南子九寒居庸關居一焉龍虎臺在居庸關內

遣軍馬攻取北平等郡

元史本紀曰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分徇雲內東勝武朔等州下之是冬駐蹕金之北境七年正月帝破昌桓撫等州金將紇石烈九斤率兵三十萬來援戰於鑊兒芻大敗之秋圍西京金元帥左都監奧屯襄率師來援帝遣兵誘至密谷口逆擊之盡殪復攻西京帝中流矢遂撤圍蒙韃備錄曰金虜聞韃人陷西京始大驚恐乃竭國中精銳以忽殺虎元帥統馬步五十萬迎擊之虜大敗又再刷山東河北等處及隨駕護衛等人馬三十萬令高琪爲大元帥再敗是以韃人迫於燕京城下是戰也罄金虜百年兵力銷折潰散殆盡其國遂衰後來凡圍河北山東燕北諸州等處虜皆不敢嬰其鋒

教者初攻取東昌不克

此元東昌路是時爲金之博州撰祕史者元人未暇考其沿革故以元地名入之金史地理志山東西路博州宋博平郡領縣五聊城堂邑博平茌平高堂元史地理志曰東昌路

唐博州。宋隸河北東路。金隸大名府。領縣六。聊城。堂邑。莘縣。博平。茌平。邱縣。回了六宿。卻翻回去。每人牽從馬一匹。晝夜兼行。使金人不意中間。將東昌取了。本紀曰。冬十二月。遮別攻東昌。不拔。卽引去。夜馳還襲克之。

者別取了東昌回來。與成吉思相合。初北平被攻時。金王京丞相對金主說。元史本紀。太祖八年。金西京留守忽沙虎弒其主充濟。迎豐王珣立之。是時丞相則高琪也。金史衞紹王本紀曰。大安三年九月。平章政事千家奴。參知政事和碩。自撫州退軍宣平。河南大名路軍逃歸。九月。千家奴和碩敗績於會河堡。居庸關失守。大元前軍至中都。中都戒嚴。是時德興府宏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甯集甯。東過平灤。南至淸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歸大元。至寧元年八月。右副元帥呼沙呼。以兵入宮。自稱監國都元帥。逼上出故邸。遂使宦者李思中害上於邸。九月甲辰。宣宗卽位。宣宗本紀曰。貞祐元年十一月。將乞和大元。詔百官議於尙書省。十二月。平章政事圖克坦公弼進尙書右丞相。尙書右丞承暉進都元帥兼平章政事。左副元帥珠格高琪進平章政事。二年三月。遣承暉詣大元請和。

天地氣運。大位子交代的時節。敢到了。達達每好強盛。將咱勇猛的軍馬殺絕。可倚仗的居庸關取了。若再與他斷殺不勝呵。只恐軍馬就潰散了。

本紀曰。八年秋七月。克宣德府。遂攻德興府。皇子拖雷駙馬赤駒先登。拔之。帝進至懷來。及金行省完顏綱元帥高琪戰。敗之。追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詔可忒薄剎守之。遂趨涿鹿。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遁去。帝出紫荊關。敗金師於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契丹訛魯不兒等獻古北口。遮別遂取居庸。與可忒薄剎會。是秋。分兵三道。命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爲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肅安定那洺磁相衞輝懷孟。掠澤潞遼沁平陽太原吉隰拔汾石嵐忻代武等州而還。皇弟哈撒兒及斡陳那顏拙赤解薄剎爲左軍。遵海而東。取薊州平灤遼西諸郡而還。帝與皇子拖雷爲中軍。取雄霸莫安河閒滄景獻深祁蠡冀恩濮開滑博濟泰安濟南濱棣益都淄濰登萊沂等郡。復命木華黎攻密州。屠之。史天倪蕭勃迭來降。帝至中都三道兵還。合屯大口。是歲河北郡縣盡拔。惟中都通順眞定淸沃大名東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九年甲戌春三月。駐蹕中都北郊。諸將請乘勝破燕。帝不從。乃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存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

莫若且歸附了達達皇帝。教他退軍。若退了軍時。咱那時再做商量也者。又聽得說達達軍馬不宜水土。見生瘟病。如今達達皇帝跟前。與他女子金銀段匹。試看從也不從。金主說。王京說（王京者。行省二字之譯文也。）得是。遂歸附了成吉思。將公主及金銀段匹等物。教王京送與了成吉思。

金史宣宗紀曰。貞祐二年三月庚寅。奉衞紹王公主歸於大元太祖皇帝。是爲公主皇后。本紀曰。金主遂遣使求和。奉衞紹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以獻。仍遣其丞相完顏福興送帝出居庸。

遂將攻城軍馬退了。王京親送至莫州撫州山觜行辭回了。

金史地理志曰。河北東路莫州。宋文安郡軍治任邱。貞祐二年五月。降爲鄚亭。領縣一。任邱。元史地理志曰。保定路本淸苑縣。唐隸鄚州。金改順天軍。又曰河閒路州六。莫州。唐置鄚州。尋改爲莫。領縣二。莫亭任邱。

軍人將金銀等物。用熟絹拴定。儘力馱去了。

成吉思自那裏征合申種。

唐河西節度使地。外藩相沿稱曰河西。音轉爲合申耳。今西套厄魯特游牧之所。注見五卷七卷。本紀曰。歲乙丑。帝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駝而還。二年丁卯。再征西夏。克斡羅孩城。四年己巳。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師來戰。敗之。獲其副元帥高令公。克兀剌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進至克夷門。復敗夏師。獲其將嵬名令公。薄中興府。引河水灌之。隄決。水外潰。遂撤圍還。遣太傅訛答入中興招諭。夏主納女請和。

其主不兒罕降。

不兒罕卽夏主李安全之蕃名也。注詳前文五卷。

將女子名察合的獻與成吉思。

元史后妃表。太祖察兒皇后守第三鄂爾多。

說。俺聽得皇帝的聲名。曾怕有來。如今俺與你做右手出氣力。俺本是城郭內住的百姓。若有緊急征進。卒急不能到。蒙恩賜時。將俺地面所產駱駝毛段子鷹鶻。常進貢皇帝。說罷。遂將本國駝隻科斂。直至趕逐不動。送將來了。

元史謝仲溫傳曰。父睦歡以貲雄鄉曲。聞大兵南下。轉客烏拉城。太祖攻西夏。過其城。睦歡與其帥迎降。

成吉思那一次征進。金主歸附了。多得了段匹。合申主歸附了。多得了駱駝。回至撒阿里客額兒地面下營了。

案撒阿里客額兒地。在故乃蠻之東杭愛山之麓。前文八卷所謂者別二人至撒阿里客額兒遇乃蠻在康合兒合山頭哨望。故知其地在康合山麓。康合卽沆海。又卽今杭愛也。下文尙征金國。太祖安得遽回杭愛。此必將征西域諸國。方在此地駐蹕爾。否則卽回蹕行宮。亦必不到撒阿里客額兒也。本紀征金出居庸關後。避暑魚兒濼。則庶近情事。以此

時尙未回蠻漠北耳。

在後成吉思差使臣主卜罕等通好于宋。被金家阻當了。以此成吉思狗兒年再征金國。

狗兒年者。太祖九年甲戌。當宋甯宗嘉定七年。金宣宗貞祐二年也。

成吉思要自取潼關。

本紀。太祖末年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太祖之論如此。故此次通好于宋本思假道。其自取潼關。亦以精兵之所在故也。

命者別攻居庸關。金主聞知。命亦列等三人領兵守關。

亦列與移剌二字對音。耶律楚材湛然集從容庵錄序。自稱曰移剌楚材。金劉祁歸潛志。凡姓耶律皆書作移剌。此亦列卽移剌。乃遼姓也。其時金國有乣軍契丹軍。均遼人。故以遼將統之。此遼將姓耶律也。

以忽剌安迭格列軍人做頭鋒把住關。所謂女眞軍也。成吉思至關。見金兵大至。與他對敵。金兵稍退。拖雷古出二人橫衝其陣。金忽剌安迭格列軍並亦列等軍大敗。殺人滿野。金主聞知。遷都汴梁。

本曰紀。九年甲戌夏五月。金主遷汴。以完顏福興及參政抹撚盡忠輔其太子守忠留守中都。六月。金乞軍斫答等殺其主帥來降。詔三摸合石抹明安與斫答等圍中都。秋七月。金太子守忠走汴。十年乙亥春正月。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通州降。二月。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烏古倫寅答虎以城降。以寅答虎爲留守。吾也而權兵馬元帥鎭之。興中府元帥石天應來降。三月。金御史中丞李英等率師援中都。戰於霸州。敗之。夏四月。克清順二州。五月庚申。金中都留守完顏福興仰藥死。抹撚盡忠棄城走。明安入守之。遣乙職里諭金主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爲河南王。不從。是秋。取城邑八百六十有三。石抹也先傳曰。也先爲金人奚部長。聞太祖起兵朔方。匹馬來歸。言東京金根本可傳檄定也。太祖命從木華黎爲先鋒。也先諜知金人新易東京留守將至。邀而殺之。懷其誥命謂守門者曰。我新留守也。入據府中。下令易置將佐部伍。三日。木華黎至。得地數千里。兵十萬。降守臣寅答虎等四十七人。金人喪其根本之地。始議遷河南。其餘金兵困餓。人皆相食。成吉思歸。以拖雷古出二人有功。都賞賜了。

成吉思至北平失剌客額地面時。

此所稱北平。卽今京師也。在元爲大都路。在金爲中都路。其稱北平者。蓋明初譯譯祕史時。削元人之舊稱。用興朝之新號。故曰北平也。祕史凡言客額兒者。大率建庭之所。金人

其稱皇城曰黃者。鄭曉今言曰。宏治甲子虜中走回人云。聞虜中欲擄黃裏。黃裏者京城也云云。彼之黃裏。即失剌答額兒之解也。足見蒙古呼皇城爲黃裏矣。

建都大興府。貞元中定都時稱曰中都。故蒙古語曰客額兒也。失剌蓋皇城之義。宮殿黃屋。遼史語解曰。實喇黃色也。是其義矣。金史地理志曰。中都路海陵。貞元元年定都。以燕乃列國之名。不當爲京師號。遂改爲中都。府一。領節鎮三。刺郡九。縣四十九。鎮七。大興府。天會七年析河北爲東西路時。屬東路。貞元元年更今名。明人北平錄曰。洪武元年秋七月。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會諸將於臨清。率馬步舟師進至通州。元主聞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北行。出奔上都。達等至齊化門外。一鼓而克全城。八月。破上都。元主遂遁去沙漠。駐應昌府。冬十月。捷至。詔改大都爲北平府。明何喬遠名山藏曰。順天府。洪武初爲北平府。永樂初改爲順天府。又案虞集句容郡王世績碑曰。海都之叛。皇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鎮祖宗興龍之故地。敗之斡歡河。還諸部之衆於北平。則北平之名或始於元也。

者別已得了居庸關引兵來會。初金主遷都時。命其臣合答留守燕京。

本紀曰。太宗三年。克鈞州。獲金將合達。然皆非留守之職。且非太祖攻燕時事。金史衞紹王紀曰。大安三年四月。遣西北路招討使鈕鉆祿合打乞和。似卽此合答矣。元史地理志曰。大都路。唐幽州范陽郡。遼改燕京。金遷都爲大興府。

成吉思命汪古兒等三人往收其府庫。計其金帛數目。金臣合答將金帛等物來獻與汪古

兒等。失吉忽禿忽說。

四養子之一也。是時爲斷事官。太祖本紀曰。太祖十年五月。遣忽都忽籍中都帑藏。卽是人也。太宗紀曰。六年秋七月。以胡土虎那顏爲中州斷事官。亦卽此忽禿忽也。元文類耶律楚材碑。太宗卽位。詔括戶口。以大臣忽覩虎領之。丙申七月。忽覩虎以戶口來上。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爲湯沐邑。亦卽此忽禿忽也。

昔者中都金帛皆屬金主。

元史地理志曰。十年克燕。初爲燕京路總管大興府。世祖改中都。其大興府仍舊。是中都者未改大都路以前之稱也。

如今中都金帛。已屬成吉思。如何敢擅取。遂卻其獻。獨汪古兒阿兒孩合撒兒受其獻。及事畢歸。成吉思問三人曾受獻否。失吉忽禿忽具陳前言。成吉思責讓汪古兒。賞賜失吉忽禿忽。說。汝可與我做耳目。

金主至汴梁。

元史地理志曰。汴梁路。金改南京。宣宗南遷。都焉。金亡歸附。領司一。縣十七。州五。開封。祥符。俱倚郭。

稽首歸附於成吉思。仍令其子騰格里領百人入侍。

騰格里當是金主珣太子守忠之番名也。

於是成吉思自北平經居庸關回。

本紀曰。十一年丙子。還臚朐河行宮。

命合撒兒領右手軍沿海自大甯。

大甯者。金之北京路大定府大定縣地。此亦元人撰祕史時以元代地名入之也。金史地理志曰。北京路。府四。領節鎮七。刺郡三。縣四十二。鎮七。寨一。堡五十六。大定府。中。北京留守司。遼中京。統和二十五年建爲中京。國初因之。海陵貞元元年更爲北京。置留守司。元史地理志曰。大甯路。本奚都。唐初其地屬營州。貞觀中奚酋克都內附。乃置饒樂郡。遼爲中京大定府。元初爲北京路。至元七年。改北京爲大甯路。領司一。縣七。州九。義州興中州瑞州高州錦州利州惠州川州建州。

經過女眞。

元史地理志曰。開元路。古肅愼地。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長阿固郎始來朝。以其地爲燕州置黑水府。其後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渤海浸弱。爲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東瀕海。南界高麗。西北與契丹接壤。卽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眞。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元姚燧夾谷公神道碑曰。女直古肅愼氏之國。語爲女眞。避遼興廟宗眞諱改爲直。

若便歸附。卽緣彼中邊郡。經浯剌納浯二江。

浯剌卽烏喇之對音。國語謂江曰烏喇。此指今黑龍江也。納浯卽腦溫之對音。此指今腦溫江也。又作愛滹。徐錫齡熙朝新語曰。盛京長白山。高二百餘里。綿亘千里。鴨綠混同愛滹三江出焉。是也。皆今盛京地。龍沙紀略曰。元入中土。沿腦溫江黑龍江置驛江岸。殘址猶有存者。黑龍江。源出北山。其上游爲敖嫩河。敖嫩源出阿母巴興安諸山之南。東流六百里。與科勒蘇河合。又東北八百里。受衆流爲黑龍江。北會泥撲處河。又三百餘里。北流。凡一千五百餘里。復東南流。六百里。至額蘇里。與精奇尼江合。又曰。腦溫江。盛京通志作諾尼。蒙古謂腦溫爲碧。今呼嫩江。源出宜呼爾山。山在黑龍江之南興安嶺下。江流自北而南。經查克達奇山之東。額勒克爾山之西。循墨爾根城西門下。抵卜魁城西門。凡一千四百餘里。與松阿里江合。東北流一千六百里。北會黑龍江。又四百里。南會烏蘇里江。是名混同江。江之南屬甯古塔。其北爲黑龍江境內地。合五江之水。歷千餘里。入海。黑龍江自西至東。凡七千餘里。精奇里江源以南。松阿里江源以北。南北凡三千餘里。朔方備乘曰。黑龍江古黑水也。滿洲語曰薩哈連烏喇。薩哈連謂黑。烏喇謂江也。亦稱烏江。又稱烏龍江。上源曰敖嫩河。元太祖始興地也。自喀爾喀界內肯特山發源。東流。又東北流。曰黑龍江。東流。經尼布楚城南。又東北流。額爾古納河自西南來會。又東南流。精奇里江自

盛京通志山川。明一統志。忽剌溫江在開原城北九百里南流入松花江。今按烏喇界內自北流南北黑龍江之外。惟有諾尼江。不聞有忽剌江之名云云。田再案盛京通志略守官書凡

明人譯語一概不取故云云此不足采也當采明一統志語。黑龍江外記。嫩江明史謂之腦溫江發源興安嶺之伊勒庫里山南流至罍爾根城西北又南流至齊齊哈爾城東北折而西南入蒙古境受拖爾河水經都爾伯特郭爾羅斯兩部出而東與混同江會。

東北來會。又南流。經愛琿城西黑龍江城東而南流。又東流。入吉林三姓城界。與混同江會。又東流。與烏蘇里江會。又東北流。入於海。案祕史所云彼中邊郡者。謂遼陽等處也。元史地理志曰。遼陽等處行中書省爲路七。曰遼陽路。曰廣甯府路。曰大甯路。曰東甯路。曰瀋陽路。曰開元路。曰咸平府。曰合蘭府水達達等路。蓋大甯女眞皆在此中。

討浯兒河。元史地理志謂之脫斡憐。以河得名也。志曰。合蘭府水達達等路。元初設軍民萬戶府五。撫鎭北邊。一曰桃溫。一曰胡里改。一曰斡朶憐。一曰脫斡憐。一曰孛苦江。分領混同江南北之地。水道提綱曰。洮兒河亦曰桃爾河。源出西興安山東麓。有數源。一曰奴查兎河。東南流百餘里。稍南曰郭忒河。東流。又折東南數十里。又南曰木什夏河。兩源合東南流數十里。折向東北百里。與前兩河會。東流。會北來之查木哈兎河。又東南流數十里。會北出厄白勒哈巴拉嶺南合二水之厄模克什忒河。有卽白各兎河自西南亦來會。以上皆源也。又東南。會北來之哭乞太河。又東南。會西南之忒門河。又東。會北來之多灰羅太河。又東。會北來之索灰兎河。又西南來之卽拉呼太河。又東南。始號拖羅河。又東南數十里。有敖龍撒里河自北合三水來會。又東。折東南流數十里。有得白忒河西自茶蒲乞勒庫哈達之北必郎烏山之南東北流來會。又東南曲曲行三百里。出山就沙地。有歸

勒里河即貴勒爾河。自西北合諸水東流來會。洮兒河既會歸勒里河。東南流數十里。分爲二派。一南流。一東南流十餘里。又分一支。先合南派。又東南流二百里。至喀沙兎駐之東南。復合而東流百餘里。又折東北曲曲流三百里。至札賴特旗南。匯爲納藍撒藍池。猶言日月池也。東流入嫩江。嫩江既會洮兒河。東南流。入郭爾羅斯後旂界百數十里。而松花江自南來會。

黑龍江外記曰。唐書他漏河。即今拖爾河。一作淘兒河。其源流千里。並在蒙古境內。至齊齊哈爾西南。始與嫩江合。

不然。即縱兵勦捕。合撒兒同主兒扯歹脫命三人至大甯。其城降。

此今蒙古喀喇沁地也。明何喬遠名山藏王享記曰。古肅愼國。後漢曰挹婁。魏曰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開元中以其地爲靺州。置黑水府。其後曰粟末靺鞨。強盛。號渤海。黑水往屬之。後渤海爲黑水所攻。黑水復擅其地。是金鼻祖也。初號女眞。臣屬於遼。避遼號改女直。至阿骨打而大。滅遼爲金。以其地爲大甯府。元滅金。設軍民萬戶府五。分領混同江南北黑水達達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水達達路總攝之。乾隆府廳州縣志曰。外藩喀喇沁本二旗。新添一旗。春秋山戎地。秦漢遼西境。後漢爲鮮卑地。晉爲慕容氏地。元魏時庫莫奚居此。唐初內附。置饒樂都督府。隸營州。後分爲東西奚。尋幷於契丹。遼統和中以故奚王牙帳建城。號中京大定府。金貞元二年更爲北京。置留守司。元初爲北京路總管府。至元七年改爲大甯路。二十二年改爲武平路。後復爲大甯。隸遼陽行省。洪武中置大甯

都指揮使司。永樂初以大甯地賜三衞酋長朵顏。後爲察哈爾所滅。以其地予其塔布囊是爲喀喇沁。

至女眞。其主亦降。其餘城池悉來歸附。遂泝討浯兒河回舊營了。

其後太祖征回回。爲其殺使臣兀忽納等百人。

本紀曰。十四年己卯夏六月。西域殺使者。帝率師親征。遂取訛答剌城。擒其酋哈只兒只蘭禿。卽此事也。但擒酋在十四年。殺使必在年前事矣。明陳仁錫皇明世法錄曰。默德那卽回回祖國。地接天方。有城池宮室田園市肆。五穀繁滋。大類江淮。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神靈。西域諸國並臣服焉。尊爲別諳拔爾。華言天使也。其教以事天爲本。而無象日。每向西拜天。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書兼篆隸楷。西洋諸國皆用之。國人善鑒識。每於賈胡海市廉得奇琛。故稱識寶曰回回。種類散處南北。爲色目人甚夥。並窗目胡鼻。白布纏首。俗以蜜爲酒。以牛爲菜。夫婦配合。必取水淋沐。親死。用布裹屍入棺。鼓樂送至墓。去棺底。掩以土。禁食豕肉。相傳驢豕交媾而生。艾儒略職方外紀曰。中國之西北。出嘉峪關。過哈密。土魯番。曰加斯加爾多高山。產玉石二種。牛羊馬畜極多。因不啖豕。諸國無豕。自此以西。曰撒馬兒罕。曰革利哈大藥。曰加非爾斯當。曰杜爾格斯當。曰查理。曰加木爾。曰古查。曰蒲加剌得。皆回回諸國也。初宗馬哈默之教。諸國皆同云云。案加斯加爾。今

喀什噶爾撒馬兒罕即元代尋斯干又即祕史撒里黑崑杜爾格斯當今土爾其國也蒲加剌得今布哈爾亦非布哈拉也餘或隨時改變不盡可考矣

臨行時也遂夫人說皇帝涉歷山川遠去征戰若一日倘有諱四子內命誰爲主可令衆人先知

四子謂朮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也宗室世系表尙有二子其年蓋尙幼故不數

太祖說也遂說的是這等言語兄弟兒子幷孛斡兒出等皆不曾提說我也忘了於是問拙赤我子內你是最長的說甚麼拙赤未對察阿歹說父親問拙赤莫不是要委付他他是篾兒乞種帶來的俺如何教他管

謂孛兒帖被篾兒乞擄去以配赤勒格兒故詆爲篾兒乞所生

纔說罷拙赤起身將察阿歹衣領揪住說父親不曾分揀你敢如此說你除剛硬再有何技能前文太祖云察阿歹性剛我與你賽射遠你若勝我時便將我大指剁去我與你賽相搏你若勝我時倒了處再不起說了兄弟各將衣領揪著孛斡兒出木合里二人勸解

本紀作木華黎其封國王在十二年丁丑薨於十八年此時將征西域約在十三年也

太祖默坐閒有闊闊搠思說太祖使輔察阿歹早晚根前說話察阿歹你爲甚忙皇帝見指望你當您未生時天下擾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所以你賢明的母不幸被擄若你如此說豈不傷著你母的

建式按此文以撒里黑崑爲撒馬兒罕之對音與唐人颯末建之名正合前文以爲算灘對音者實歧出之語矣

心。你父初立國時。與你母親一同辛苦將您兒子每養大。望你成人。你的母如日般明海般深這等賢明。你如何可這般說。

太祖說。如何將拙赤那般說。我子中他最長。今後不可如此說。察阿歹微笑著說。拙赤的氣力技能。也不用爭。諸子中我與拙赤最長。願與父親並出氣力。若有躲避的。就便殺了。斡歌歹敦厚。可奉教訓。於是太祖再問拙赤如何說。拙赤說。察阿歹已說了。俺二人並出氣力。教斡歌歹承繼者。太祖說。你二人不必並行。天下地面儘闊。教您各守封國。

元史朮赤傳曰。朮赤者太祖長子也。國初以親王分封西北地。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達京師。朮赤薨。子拔都嗣。拔都薨。弟撒里答嗣。撒里答薨。弟忙哥帖兒嗣。忙哥帖木兒薨。弟脫脫忙哥嗣。脫脫忙哥薨。弟伯忽嗣。伯忽薨。弟月即別嗣。據史文。則拙赤封地。史臣已不能指其地名。蒙古源流云。汗在時令長子察干岱于俄羅斯即汗位。次子珠齊于托克瑪克即汗位。三子諤德格依留守漢位。幼子圖賴守產。據源流云云。則察干岱即察阿歹。其封地爲俄羅斯。珠齊即拙赤。其封地爲托克瑪克。既以察阿歹爲長子。拙赤爲次子。而託克瑪克又不能實指何地。惟泰西洋人所著四裔年表云。宋理宗寶慶二年。蒙古成吉思汗卒。以屬地分王四子。第三子察噶台立國於波斯之土闌。是則託克瑪克即波斯地。以波斯人記本國事。勝於蒙古之耳聞。既以波斯分與察阿歹。

自以俄羅斯分與拙赤。則源流之誤。乃少長之混淆。一將名字互易。而長次分地。本自不訛。又瞭然於託克瑪克確爲今之波斯國。蓋波斯爲回回祖國。可卽元史旭烈兀傳所謂建庭於忽里模子之地者也。祕史所云二人各守封國者。至此始昭然矣。

你二人說的言語。各要依著。休令人恥笑。如在前阿勒壇忽察兒二人。將自說的言語違了。後如何了來。如今他子孫見在。教隨您每以爲鑑戒。

元文類太師廣平王玉昔碑。皇子察哈鶾出鎭西域有旨從博爾朮受教。博爾朮教以人生經涉險阻。必獲善地。所過無輕舍止。謹白龍魚服之戒。玉音謂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踰是。

又問斡歌歹如何說。斡歌歹說。父親恩賜教說。我難說自己不能。儘力謹愼行將去。只恐後世子孫不才。不能承繼。我所言者如此。太祖說。斡歌歹既如此說。中也者。又問拖雷如何說。拖雷說。父親指名說的。兄跟前忘了提說。睡著時喚醒。差去征戰時卽行。太祖說是。又說。合撒兒阿勒赤歹斡惕赤斤別勒古台四個弟的位子裏。

阿勒赤歹蓋太祖弟合赤溫之子。合赤溫是時已歿。封阿勒赤歹爲後。故曰四個弟也。輟耕錄元宗室世系譜。濟王哈赤溫生濟南王按只吉歹。元史太宗紀八年。詔以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斡魯朵。按赤帶。撥賜濱棣二州。移剌涅兒傳。子買奴從諸王按赤台

征女直。皆卽此阿勒赤歹之對音也。王珣傳作諸王按只台。張榮傳作按亦台那衍。

他的子孫各教一人管的。我位子裏教一箇子管。

朮赤一域。察阿歹一域。斡歌歹一域。各以一子管之。非四子但立一子也。

我言語不差。不許違了。若斡歌歹的子孫每都不才呵。我的子孫每豈都不生一箇好的。

原太祖幅員之廣。東盡高麗。西極拂菻。南暨忻都。北至北海。衆建藩屏。長駕遠馭。自謂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而其享國視漢唐宋爲最促。百年之閒。日本喪其精銳。海都閱於蕭牆。奸臣內訌。羣寇外叛。數萬里之繡壤。遂羣起而亡之。豈得謂封建郡縣非兼而用之哉。有取天下之力。而無治天下之法。及夫土崩瓦解。曾不能據斡難之涓流。保和林之片壤。天之所壞。人不能支。雖同姓受封。遠符姬鐐。非劉不王。潛契漢鼎。亦何益焉。觀其垂裕之謀。詎云不密。揆其效驗。事與願違。吳起有云。山河非險。有天下者。可爲鑑已。

太祖差人去對唐兀惕主不兒罕說。

以本紀考之。太祖四年。西夏納女請和。其時夏主爲李安全。十四年。太祖征西域。上一年十三年。伐西夏。其時夏主爲李遵頊也。

你先說與我做右手。如今回回百姓殺了我使臣。要去與他折證。你可與我做右手。不兒罕未及言語。其臣阿沙敢不說。你氣力旣不能。不必做皇帝。不肯與軍。太祖聞此語。說阿沙敢

延式按朮赤之後人有俄羅斯地者至明萬歷時始亡。前後四百年。又丁蒙古諸盟尙多元裔。未嘗非太祖封建之力。此段宜稍改否。

不如何敢這般說。將我這軍馬逕去征他。也有何難。但我初意本不征他。若天祐護回回處回來時。卻去征他。

兎兒年。

十四年己卯。即宋甯宗嘉定十二年。

太祖去征回回。命弟斡惕赤斤居守。以夫人忽蘭從行。命者別做頭哨。

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曰。與者必那演征罕勉力鎖潭回回諸國。將部曲萬人以先。紀律嚴明。所向克捷。案罕勉力即勉力罕之倒文。下文篾力克之對音也。鎖潭即算灘。元文類五十七宋子貞撰耶律楚材碑曰。己卯夏六月。大軍征西禡旗之際。雨雪三尺。上惡之。公曰。此克敵之象也。庚辰冬大雷。上以問公。公曰。梭里檀當死中野。已而果然。梭里檀回鶻王稱也。按梭里檀亦即算灘之對音。耶律楚材集進征西庚午元歷表云。庚辰聖駕西征駐蹕尋斯干城。

速別額台做者別後援。脫忽察兒做速別額台後援。令三人自回回住的城外繞去。不許動他百姓。待太祖到時卻夾攻。者別如命。從篾力克王城邊經過。不曾動他百姓。

本紀十六年辛巳秋。帝攻班勒紇城。班勒紇即篾力克對音也。西游記有班里城。亦即此篾里克對音。記云。泝河東南行三十里。乃無水。即夜行過班里城。甚大。其衆新叛去。尙聞

犬吠。卽敍此篾力克事也。又曰。西域主與滅里可汗合。忽都忽與戰不利。帝自將擊之。捻滅里可汗。滅里可汗卽篾力克王也。西域水道記曰。喀什噶爾西方有墨克國。墨克殆卽篾力克城矣。

至第三次。脫忽察兒經過。搶了百姓的田禾。篾力克王走出與回回王札剌勒丁相合。領軍迎太祖廝殺。

本紀曰。十七年壬午夏。西域主札闌丁出奔。與滅里可汗合。

太祖命失吉忽禿忽做頭哨。與札剌勒丁對陣。敗了。

本紀曰。忽都忽與戰不利。

將追及太祖處者別等三人自札剌勒丁後至。將札剌勒丁勝了。

本紀曰。帝自將擊之。捻滅里可汗。札闌丁遁去。

欲入不合兒城不得。

不合兒城。今布哈爾也。亦作布哈拉。本紀作蒲華城。又作卜哈兒城。傳又作不花城。別書又作花兒。又作蒲花羅。皆對音字也。紀曰。十五年庚辰春三月。帝克蒲華城。夏五月。克尋思干城。十六年辛巳春。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蓋旣爲太祖所攻克。先得布哈爾。幷得薛迷思干。故兩國之主欲入布哈爾城不得也。地理志西北地附錄。篤來帖木兒所轄。

有不花剌哈散訥傳。太祖征西域。下不花剌等城。不花剌卽卜哈兒也。趙汝适諸蕃志曰。大食國據諸蕃要衝。舟車輻輳。蒲花羅等皆其屬國。耶律留哥傳曰。帝征西域。留哥旣卒。長子薛闍扈從。帝曰。薛闍從朕征西域。回回圍太子於哈瑪爾城。薛闍引千軍救出之身中槊。又於蒲華撏思干城與回回格戰。傷於流矢。以是積功爲拔都魯。耶律楚材贈蒲察元帥詩。開乘羸馬過蒲華。又到西陽太守家。蒲花羅蒲華。卽今所云布哈爾也。西域聞見錄曰。布哈拉回國也。在葉爾羌之西。馬行二十五日可至。城池堅厚闊大。周圍十二門。以十二辰布之。稱其君曰汗。西域水道記曰。蘇提布拉克嶺東爲回部。西爲霍罕。霍罕西十五程曰布哈爾。亦大國。新疆賦注曰。布哈爾距葉爾羌四十日程。

直追至申河。軍馬溺死者殆盡。

申河今印度河。唐時名新頭河者也。海國圖志七十引長阿含經曰。阿耨達池南有新頭河。從獅子口出。從五百河入西南海。元好問遺山集大丞相劉氏先塋碑曰。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戰合只破之。遂征遜丹之斜迷思干普花。見拒印度嗔木連。破其軍二十萬。今案遜丹卽算端。或作算灘。或作瑣魯檀。斜迷思卽薛迷思干大城也。普花卽不合兒城也。嗔木連卽申河。西域謂河曰木連也。祕史有刊木漣。西使記有昏木輦。西游記有吹沒輦。皆木連二字對音。卽印度河矣。南懷仁坤輿圖說曰。印度河長四千里。入海口處闊

一百六十里。

獨札剌勒丁與篾力克逆申河走去。

四裔編年曰。宋甯宗嘉定十三年。波斯王馬罕米古里卒。子吉剌丁嗣立。及嘉定十五年。蒙古來攻。王奔印度。次年降于蒙古。至嘉定十九年。蒙古以波斯分王四子。其第三子察哈台立國於土闌。所云吉剌丁。卽札剌丁之對音矣。元史速不台傳曰。壬午。帝征回回國。其主滅里委國而去。命速不台與只別追之。及於灰里河。只別戰不利。速不台駐軍河東。戒其衆人爇三炬以張軍勢。其王夜遁。復命統兵萬人由不罕川必里罕城追之。凡所經歷皆無水之地。旣度川。先發千人爲游騎。繼以大軍晝夜兼行。比至。滅里逃入海。不月餘病死。此卽篾力克逆申河走去事也。

太祖逆申河攻取了巴惕客薛城。

沈刑部曾植曰。此卽經世大典及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之巴達哈傷。今巴克達山地也。

至子母河巴魯安客額兒地面。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地名八哈剌因。卽巴魯安對音。本紀十八年夏避暑八魯彎。亦卽巴魯安之對音也。

下了營。命巴剌追札剌勒丁等。

巴剌本札剌亦種人見前文四卷本紀曰遣八剌追之不獲。

以者別速別額台兩人有功賞賜了以脫忽察兒違令欲廢了後不曾只重責罰不許管軍。

宗室世系表脫忽大王太祖兄搠只哈兒王之第三子。

太祖自回回地面歸。

西游記曰壬午九月至邪迷思干大城上駐蹕於城之東二十里六日入見二十有六日即行十二月三日東過霍闌沒輦大河至行在癸未正月十有一日馬首遂東二十一日東遷一程至一大川東北去賽蘭約三程二月上七日入見上曰朕已東矣據此文則太祖自回回歸在十八年正月後。

命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子領右手軍。

本紀曰十八年夏避暑八魯彎川皇子朮赤察罕台窩闊台及八剌兵來會遂定西域諸城置達魯花赤監治之。

過阿梅河。

元史憲宗紀以阿兒渾充阿母河等處行尚書省事即此阿梅河之對音矣又作阿木河。

憲宗紀六年以阿木河降民分賜諸王百官明世法錄曰迭里迷去哈烈二千餘里在撒馬兒罕西南東距阿木河河廣非舟不渡多魚河東地隸撒馬兒罕河西有蘆林多獅子。

又作暗木河。郭寶玉傳曰。次暗木河。敵築十餘壘。陳船河中。俄風濤暴起。寶玉令發火箭射其船。一時延燒。乘勝直前。破護岸兵五萬。斬大將佐里。遂屠諸壘。收馬里四城。西域水道記曰。阿母河在鐵門關之南。憲宗三行省。西域居其二。別失八里行省控制西域左地。阿母河行省控制西域右地。世祖卽位。舊阿母河行省不立官司矣。程大理同文。西游記跋曰。阿母河。其水今西北流入騰吉思海。

至兀籠格赤城下營。

本紀曰。十六年辛巳秋。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分攻玉龍傑赤等城。下之。

命拖雷往亦魯等城下營。

本紀曰。十六年辛巳冬。皇子拖雷克馬魯察葉可馬魯昔剌思等城。十七年壬午春。拖雷克徒思匿察兀兒城。還軍經木剌夷國。大掠之。渡撒撒闌河。克也里等城。遂與帝會。合兵攻塔里寒寨。拔之。

拙赤等至兀籠格赤下營了。

元史曷思麥里傳曰。帝親征至薛迷思干。與其主札剌丁合戰于月亦心揭赤之地。敗月亦心揭赤。按月亦心揭赤。當作月戀揭赤。戀俗書作恋。故譌。卽此兀籠格赤也。通鑑輯覽注曰。和闐回部所屬六城。有玉隴哈什城。蓋卽元時所謂玉龍城也。西域水道記曰。和闐

河。西源曰哈喇哈什河。東源曰玉龍哈什河。太祖紀分攻玉龍傑赤是也。河產玉良。其餘哈喇哈什桑谷樹雅哈朗歸山四處。又新疆賦注曰。張匡鄴行程記載于闐玉河三。其白玉河卽今玉龍哈什河。綠玉河卽今哈喇哈什河。烏玉河卽今阜窪勒河。

差人來說。如今俺三人內聽誰調遣。太祖教聽斡歌歹調遣。

以拙赤察阿歹不相能。而太宗能服之。他日太祖崩。諸王擁戴太宗卽位。蓋亦根源於此。

至是太祖得了兀都剌兒等城。

延式案此云等城者省文也。元槀本譯語內。有兀都別兒城。薛米思加卜城。似當悉出於注。以備攷校。

國朝陳履中河套志曰。榆林府靖邊縣靖邊營。宋之兀剌城也。延安遠在其南。長城近列於北。明撤內地兵以守此。非以其衝要乎。又曰。兀剌宋所築之城也。卽今哨馬營。在延安府南三百二十里。大邊在北一里。明移保安縣兵屯此。哨馬又謂之范將軍馬營。文正公舊跡也。本紀曰。十四年。帝親征。遂取訛答剌城。訛答剌卽兀都剌之對音。蓋此城得之最早矣。

於回回王過夏的阿勒壇豁兒桓山領處過夏了。

元史鎮海傳。命屯田於阿魯歡立鎮海城戍守之。案阿勒壇豁兒者。今黃河源。稱爲阿勒坦郭勒。對音字也。桓字卽夸闌二字之合音。猶云營盤也。新疆賦注曰。羅布淖爾潛行千五百里。東南至巴顏哈喇嶺之麓。爲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伏流始出。其地有巨石高數丈。

按沈垚以鎮海爲西遊記之八剌喝孫。在金山以東。

岸壁皆土。作黃赤色。壁上有天池。流水百道。皆黃金色。東南流注爲阿勒坦郭勒。又東北流三百里。有泉數百泓錯列如星。爲鄂敦塔拉。卽星宿海。阿勒坦郭勒入其中。挾諸泉東北流。是爲黃河。西域傳補注曰。蒙古語謂黃金爲阿勒坦。故名其地曰阿勒坦也。羅布淖爾伏流湧出。歟爲百道。皆黃金色。東南流爲阿勒坦河。又東北流三百里。入鄂敦塔拉中。卽元史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者也。

就等候巴剌。

遣追札剌勒丁於欣都思。故待其還。

差人去對拖雷說。天氣暑熱。可來與我相合。此時拖雷已取了亦魯等城。

前注引本紀所云也里城。卽亦魯對音。

正攻出黑扯連城。

出黑扯連。今印度北有地名西刻。卽出黑之對音也。海國圖志引外國史略曰。五印度西刻地在後藏南。長七百六十里。闊百三十里。與後藏交界。多山嶺。遍地江流。乃印度五支江所派也。其都曰拉合。其君常至此縱樂。又有雲勒悉城。王所藏庫處。莫但城。乃製造絲緞之處。所屬之谷曰加治彌耳。高於海面五百八十丈。所環之峯最高者約千七百丈。冬夏積雪不消。昔大蒙古之君夏時於此納涼。爲加治彌耳國之名勝地。

元槧本作亦魯亦口薛不兒昔思田等城。

廷式案用黑扯連與西剌音不近。

至城破。方回來與太祖相合。

本紀曰。十九年。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

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人得了兀籠格赤城。將百姓分了。不曾留下太祖處的分子。及回。太祖三日不許三子入見。木合里等說。

按本紀。十三年。木華黎自西京。入河東。十四年。屠絳州。十五年。徇眞定。攻東平。趨洺州。徇河北。十六年。出河西。攻延安。十七年。克乾涇等州。攻鳳翔。十八年春三月。薨。未嘗從征西域。此云木合里說。當是十七年自關中疏陳耳。

不服的回回百姓。已屈服了。分了的城池及分要的兒子。皆是皇帝的。天地祐護。既屈服了回回百姓。俺衆人皆歡喜。皇帝如何這般怒。兒子每既知不是。已怕了。在後教他謹慎。可以著他來見。太祖怒遂少止。教拙赤等來見。太祖依舊怪責。三子恐懼流汗。有帶弓箭的兒。該兒塔合兒。

前文四卷之晃答豁兒。當卽此人。

搠兒馬罕等三人向前說。

前文十四卷亦作綽兒馬罕。

三子如初調習的鷹雛一般。方纔出征。如此怪責。恐向後學上的心怠慢了。如今日出入所

廷式案本文云木合里等說。則言者不止一人。疑當時諸臣奏章。乃因木合里官最尊。以之領銜。猶唐書元載署郭子儀名。故事耳。未知然否。

又案元纂本作字斡兒出。木合黎。失吉忽秃。兒。三箇奏文較

在皆是敵人。將俺如西番狗般使去。天若祐護。將敵人勝了。凡金銀匹帛都將來獻。又說。這西邊有巴黑塔惕種的百姓合里伯王。

巴黑塔卽巴達二字之對音。合里伯則阿剌伯國是其地。西使記曰。報達國南北二千里。其王曰合法里。其城有東西。城東有大河。西城無壁壘。東城固之以甓。其國俗富庶。爲西域冠。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主。士人相傳報達諸胡之祖。故諸胡皆臣服。諸蕃志作白達。趙汝适諸蕃志曰。白達國係大食諸國之一都會。自麻囉拔國約陸行一百三十餘程。過三十餘州。乃到。國極強大。軍馬器甲甚盛。王乃佛麻霞勿直下子孫相襲傳位。至今二十九代。經六七百年。大食諸國或用兵相侵。皆不敢犯其境。王出張皁蓋金柄。城市衢陌民居豪侈。多寶物珍段。少米魚菜。人食餅肉酥酪。產金銀琉璃白越諸布。國人以好雪布纏頭及爲衣服。七日一次削髮。翦爪甲。一日五次禮拜天。遵大食教。故諸國歸敬焉。職方外紀曰。百爾西亞西北諸國。皆爲度爾格所幷。有國曰亞剌比亞。中有大山名西乃。上古之世。天主垂訓召一聖人美瑟於此。賜以十戒著於石版云云。其云百爾西亞者。今白西。卽古之波斯。度爾格者。今土耳其地。亞剌比亞。卽阿剌伯。又卽祕史之合里百對音也。外紀作於天啓初年。據此。則合里百自萬歷以前幷入於土耳其。故不自爲一國。今西人所稱乃故阯矣。瀛環志略曰。阿剌伯。回教初興之國也。北界東土耳其。東界波斯及阿勒富海。

南距印度海西抵勒爾西海。長四千餘里。廣三千餘里。其地西南濱海一帶腴壤。中央戈壁。古爲土夷散部。恆役屬於波斯。陳宣帝大建元年。有摩哈麥者生於麥加。少年爲商。往來西國。娶富商之寡。遂致大富。不識字而性聰敏。以佛教拜偶象爲非。思別創教門以自高異。入山讀書數年。著書曰可蘭。入其教者。焚香禮拜念經。禁食豬肉。唐高祖武德四年。避難於麥地拿。（一作默德那。）土人靡然從教。徒黨日衆。不入教者率衆攻之。兵敗徒散。收合復起。遂滅大敵。據阿剌伯全土。鄰部皆畏從之。故回教遂蔓延西土。當其盛時。嘗翦滅波斯薦食羅馬。據阿非之全境。裂歐羅之西垂。縱橫三土。幾於無敵。後爲土耳其所攻。屬藩盡失。日就衰微。卒乃納貢於土耳其。稱藩國焉。西域稱摩哈麥爲派罕巴爾。華言天使也。其苗裔稱和卓木。華言神裔也。麥地拏爲摩哈麥葬處。斂以鐵棺。每歲諸回回來兩地禮拜。近者數千里。遠者數萬里。接踵膜拜。以數萬計。阿剌伯地分六部。古條支國也。回教既興。乃有天方天堂等名。其國在波斯之西南。前明時累次朝貢。多由西域陸路。明初鄭和等由海道使西洋。至天方而止。稱爲西洋盡處。彼蓋由印度海駛入紅海。遂以爲海盡於此。而不知小西洋之外。尚有大西洋也。

可命那裏出征。太祖道是。怒遂息。留晃孩晃塔合兒二人。命搠兒馬罕征合里伯王去了。

按元史憲宗三年記。命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征西域哈里發八哈塔等國。八年。諸王

旭烈兀討回回哈里發平之。捻其王。遣使來獻捷。則此役至憲宗方竣事。所云哈里發。卽合里伯也。八哈塔。又卽西使記之報德矣。

再欣都思種。

此今印度國。官書稱溫都斯坦。又作痕都斯坦者也。乾隆府廳州縣志曰。溫都斯坦。亦西域回國之大者。葉爾羌西南行六十日至克什米爾。復西南行四十餘日至溫都斯坦。水亦可通。境內江河皆通海洋。時有閩廣海航到彼停泊。其東北卽克什米爾國。瀛環志略曰。緬甸之西。兩藏之西南。有廣土突入南海。形如箕舌。所謂印度者也。漢書謂之身毒。又稱天竺。六朝以後。釋典皆稱印度。今稱溫都斯坦。一作痕都。又作忻都。又作興都。一音以華文譯之。遂人人殊。凡外國地名皆類此。印度有五。地形入海之處爲中南兩印度。東印度東界緬甸。北連後藏。北印度雲山拱抱。東爲後藏之邊徼。西爲西域之札布。卽布哈爾東南部落。西印度跨印度河。與西域之阿富汗俾路芝接壤。東西約五千餘里。南北約七千餘里。境內名水二。東曰安額河。發源西北。東南流。至孟加拉。雅魯藏布江從東北來會之。入海。印度人稱爲靈水。佛書所謂恆河者也。西曰印度河。發源後藏之阿里。西行繞雪山之背。至北印度之北界。轉而南行。北印度諸水會之。至信地入海。其地爲佛教所從出。故自古著名。自後漢通中國。唐時屢入貢。趙宋時爲回部所侵割。元起北方。太祖征服西

職方外紀曰。印弟曰在中國之西南。卽天竺五印度也。在印度河左右。國人面皆紫色。其南土頗騐天文。亦善百工技巧。無筆札以錐畫樹葉爲書。國王之統例不世及。以姊妹之子爲嗣。親子弟給祿自膳。男子以尺布纏首至足。最貴者曰波羅門。次曰乃勒。大抵奉佛。其地有加得山。自立夏至秋分。無日不雨。反是則片雲不合。酷

北印度。世所傳遇角端而迴兵者。至憲宗朝。復征服中印度。以宗王駙馬分王其地。東南諸部皆聽役屬。由是五印度爲蒙古別部。元末。駙馬帖木耳王撒馬兒罕。威行西域。印度諸國皆臣服。

巴黑塔惕種。兩閒。有阿魯等種。

巴黑塔惕種。卽報達國也。但報達國東有大河。爲今之阿勒富海。亦名東紅海。自紅海以東爲今波斯國地。又東爲阿富汗及俾路芝地。俾路芝一名忽魯謨斯。其東爲印度河。與印度分界。所謂欣都思也。考元史。欣都印度身毒等名雜出。太祖本紀。十九年。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此印度也。憲宗本紀。二年秋七月。命諸王禿兒花撒邱征身毒。此身毒也。三年夏六月。命塔塔兒帶撒里土魯花等征欣都思怯失迷兒等國。此欣都思也。三名雜出。而本自對音。總是欣都思國也。此合里伯王爲今時之阿剌伯國。然元史亦二名雜出。憲宗本紀三年夏六月。命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帥師征西域哈里發八哈塔等國。六年。兀良合台討白蠻等。克之。八年。諸王旭烈兀討回回哈里發。平之。似以合里發與八哈塔爲兩國。又多白蠻之名。不讀祕史。不知合里發是合里伯與阿剌伯之對音。此爲國名。八哈塔是巴黑塔與報達之對音。此爲種類。今欣都思與巴黑塔兩種之閒。元時名阿魯。卽今之阿富汗及忽魯謨斯與波斯三國也。瀛環志略曰。阿富汗。回部大國也。北界布哈

爾。東界印度。南界俾路芝。西界波斯。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其國本波斯東境。明正德初。有巴卑爾者。自立爲國。康熙中。波斯衰亂。乘勢并其全土。越十七載。波斯復興。滅阿富汗。阿富汗王子收復故土。仍與波斯并立。俾路芝在阿富汗之南。亦回部也。東接東印度。西接波斯。南臨印度海。東西約一千八百里。南北約六七百里。國無王。分六部。各有酋長。其立國不知所自始。明初。鄭和使西洋。乃有忽魯謨斯國名。泰西人舊圖。阿富汗俾路芝皆歸入波斯。回族分爭。遂別成部落耳。波斯回部大國。東北連沙漠。界布哈爾。東界阿富汗。俾路芝。西接東土耳其。北抱裏海。與俄羅斯接壤。南抵阿勒富海。與阿剌伯毘連。長約四千餘里。廣約三千里。雄富多寶貨。與中國貿易最早。所云碧眼波斯胡也。唐初。回教興於阿剌伯。波斯與之鄰。國爲所奪。由是爲回回大部。元末。駙馬帖木兒據撒馬兒罕。富強無敵。今葱嶺以西裏海以東諸回部。皆撒馬兒罕所屬。遣其子沙魯哈據波斯。稱哈烈國。明永樂間嘗入貢。爲諸部之首。後爲土耳其部人所奪。傳二百餘年。衰亂。尋爲阿富汗所并。康熙中。故王裔恢復舊土。地分十一部。唐初。阿勒伯人摩哈麥創立回教。因起兵攻阿剌伯。奪其國。時波斯衰弱。爲摩哈麥所并。故自唐以後。波斯遂爲回回國。以上皆徐中丞繼畬志略語。可以爲印度阿剌伯兩國中間之證。但波斯一國。今昔界異。元太祖時之回回國。本是波斯。其南界濱海之地。乃阿魯之部落。故既逐回回國王。又并收此阿魯部

暑蘿堪。地產象。又有獸名獨角。額閒一角。極能解毒。又有獸如牛。兩角一在鼻上。一在項背閒。百獸懼伏。骨肉皮角牙蹄皆藥也。西洋貴重之。名曰罷達。

元槃作阿魯種馬答撒里種阿卜禿城。於文較詳。似宜悉出以資攷證。

落也。阿魯卽忽魯二字對音。元史旭烈兀與拔都等克馬扎兒部。遂留鎭西域。建庭於忽里模子之地。元之忽里模子。卽明之忽里謨斯。惟元代建庭至明初尙沿其號。所以鄭和使西洋有此國名。而不見於唐宋。良由元史太略。祇有蛛絲馬迹可以尋求。元人明人及西人各就所見述之。詳彼略此。自所不免。蛛絲馬跡踪而跡之。在於學人耳。

命朶兒伯朶黑申去征進。

再命速別額台勇士征迤北康鄰等十一部落。

前文九卷篾兒乞的忽都合勒赤剌溫過康里欽察種去。此云康鄰。卽是康里。里之與鄰。一聲之轉。猶脫斡鄰亦稱脫斡里也。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有欽察。無康鄰。欽察之上有阿蘭阿思。或阿蘭本康鄰對音。或卽與欽察連地。而統屬於欽察。均難臆解。其十一部落。曰康鄰。曰欽察。亦作乞卜察。曰斡魯思。曰阿速。祇此見於祕史。餘七部史無明文。速不台傳。丙子。帝會諸將討篾里乞。部主霍都奔欽察。明年。奏請討欽察。隨引兵繞寬田吉思海。轉至太和嶺。遇其部長玉里吉及塔塔哈兒方聚於不租河。衆潰走。又至阿里吉河。與斡羅斯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戰降之。大掠阿速部而還。此卽太祖命速別額台征康鄰事也。曷思麥里傳曰。帝遣使趣哲伯討欽察。命曷思麥里招諭曲兒忒失兒灣沙等城。悉來附。至谷兒只部。及阿速部。皆敗降。又招下黑林城。進克斡羅斯於鐵兒山。獲其國主密

廷式案祕史元槃本作康鄰種。乞卜察兀惕種。巴只吉惕種。斡魯速惕種。馬札剌惕種。阿速惕種。撒速惕種。薛兒客速惕種。客失米兒種。字剌親種。蘭勒種。共十一部落。非

無明文也。按十一部落內。乞卜察。即欽察。斡魯速惕即斡魯思馬札剌惕即馬札兒。客失米兒即克什迷爾。阿速。與史同。餘當攷。又按元史西北地附錄之撒耳柯思即薛兒客速惕也。不里阿耳即孛剌兒也。撒吉剌即撒速惕也。巴耳赤邪即巴只吉也。特無由詳知其地耳。

廷式案元史思臘。當作思臘王。號也。今俄羅斯

只思臘。獻諸朮赤太子。誅之。尋征康里。至孛子八里城。與其主霍脫思可汗戰。又敗其軍。進至欽察。亦平之。此皆太祖朝征迤北康鄰等十一部落事。

渡亦的勒札牙黑二水。

此今俄羅斯國入裏海之烏拉河及佛兒格河也。知即此二水者。前文九卷古出魯克與忽都合勒赤剌溫由金山渡額爾齊斯河而西。元兵亦渡河而西。則必渡二水始至俄羅斯之莫斯科窪。此俄羅斯歷古建庭之地。當爲欽察國。自康熙四十年始西遷彼得羅堡也。朔方備乘曰裏海者大地中央巨澤也。葱嶺之西。水皆西流。最大者。北曰納林河。南曰阿母河。皆注於鹹海。即古稱雷翥海也。鹹海之西有巨澤。曰裏海。蒙古語謂之騰吉斯鄂模。距鹹海不過數百里。而廣大數倍。南北約三千餘里。東西約千里。受西北諸國之水。汪洋似海。而不通大海。故名裏海。逾裏海以西。即俄羅斯東南境。伊犂之北曰哈薩克。其右部之北曰北哈薩克。北哈薩克西北約四百里。即烏拉嶺。烏拉河出焉。西南流千數百里。至河斯達拉罕東境。入裏海。佛兒格河。一曰窩爾牙河。東南流七千餘里。入裏海。河源出倭斯瑪城之西北四百里外窩集中。東南流。又西南流。鄂噶河自西來會。又東流。喀穆河自東北來會。又西南流。逕薩拉多傅城。又南流。始名額集爾河。一作額濟勒河。又東南流。分數派。入裏海。今案先渡亦的勒。故知即烏拉河。次渡札牙黑。故知即佛爾格河也。捏古

蒙稱其主曰恩怡臘是其證。

刺傳曰。憲宗朝。與也里牙阿速三十人來歸。也里牙似卽窩爾牙河。蓋也字與額音近。額兒齊斯河亦云也兒的石河。是其例也。阿速卽河。地理志云阿速以水爲名也。

直至乞瓦兒綿客兒綿等城。

四裔年表曰。宋甯宗嘉定十四年。元太祖自蒙古伐俄羅斯。俄國志略曰。宋理宗嘉定時。有蒙古人成吉思之子名拖雷者。率兵至俄國西鹹海旁之地。後又帶兵至裏海。繼又至尼泊河。征服小國。無算。俄國率衆小邦戰於卡爾戛河之上。該河入於阿薩夫海。亦爲所敗。案尼泊河。卽烏拉河。亦卽亦的勒水。卡爾戛河。卽佛兒格河。亦卽札牙黑水也。乞瓦綿客兒綿。不見於它書。明代西洋人撰職方外紀。稱俄羅斯國曰莫斯哥未亞。核其地段。卽今莫斯科窪之對音。然則乞瓦綿客兒綿。當卽其一。故曰直至也。蓋直抵其都矣。

太祖再取了回回各城。命人鎭守。有姓忽魯木石。

蓋卽忽魯謨斯國之宗族。故姓忽魯謨斯。譯字不同。故作忽魯木石也。其地在西域之中。東控身毒。西連大食拂菻。故元代建庭於此。以旭烈兀領之。蓋征西域時。建議於是人。不始憲宗矣。職方外紀曰。百爾西亞南有島曰忽魯謨斯。在赤道北二十七度。其地悉是鹽。否則硫黃之屬。草木不生。鳥獸絕迹。人著皮履。遇雨過履底一日輒敗。多地震。氣候極熱。人須坐臥水中。沒至口方解。又絕無淡水。勺水亦從海外載至。其艱如此。因其地居三大

州之中。凡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之富商大賈。多聚此地。百貨駢集。人烟輻輳。凡海內珍奇之物。取之如寄。土人言天下若一戒指。此地則戒指中之寶物也。明王圻稗史彙編曰。忽魯謨斯國邊海倚山。各處番船雲集。民皆富饒。舉國皆回回教。每日三次禮拜。人青白魁偉。衣冠濟楚。娶妻則男家請教門官主婚。飲食用酥油。市有燒羊燒雞燒薄餅哈里撒一應麵食。以銀鑄錢。名底那兒。國無酒館。飲酒棄市。土產各番寶物。

名牙剌洼赤的回回父子二人。

牙剌洼赤。元史昔班傳作闊里別斡赤。對音字也。傳云。聞太祖北征。領兵來歸。從征回回國。數立功。自請爲本國坤闊城達魯花赤。從之。卽其人也。坤闊卽忽魯二字之轉聲。旭烈兀傳。忽魯模子卽其地。模子蓋城郭之稱也。元史阿剌瓦而思傳曰。多剌瓦而思回鶻八瓦耳氏。事其國爲千夫長。太祖征西域。駐蹕八瓦耳之地。玆部曲來降。卽其人也。

自兀籠格赤城來見太祖。

太祖十六年下玉龍傑赤城時。駐蹕鐵門關。

因其能知城池的緣故。知地形之險易。遂命其子馬思忽惕與鎭守官。一同管不合兒等城。

乾隆府廳州縣志曰。巴克達山居葱嶺中南境。漢時當爲烏秅國地。國之西有布哈爾等回國。

妊式案元槃本作不合兒薛米思堅兀籠格赤

兀丹乞思合兒兀里羊古先答鄰等城。於文較詳。宜悉出於注。以備改訂。

又命牙剌洼赤管北平

太宗紀。十三年。命牙老瓦赤主管漢民公事。憲宗紀。元年。以牙剌瓦赤充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世祖紀。憲宗令斷事官牙魯瓦赤總天下財賦。於燕視事。

太祖征回回七年。

本紀書十四年親征至二十年還行宮。

初命巴剌追回回王札剌勒丁并篾力克王。追過申河。直至欣都思種地面。

郭寶玉傳曰。辛巳可弗义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撒思干城。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卽此回回王至欣都思事也。西游記曰。辛巳十月。至答剌速河。逢東夏使回。使者回。七月十二辭朝。帝將兵追算端汗至印度。根尋不見。回來。卻將欣都思邊城百姓的駝羊都擄了。

四裔年表。嘉定十七年。蒙古伐印度。西使記曰。印毒國去中國最近。軍民一千二百萬戶。民居以蒲爲屋。夏大熱。人處水中。印度卽漢身毒也。

於是太祖遂回至額兒的石地面過夏。

當在十九年甲申。

第七年雞兒年秋。

廷式案御覽三十四引地圖曰。天竺國最大暑熱。皇草木皆乾死。民善沒水以避暑。將暑常入漿泉之下。與西

使記所說同。

太祖二十年乙酉。是爲宋理宗寶慶元年。

回到禿剌河黑林的舊營內。

延式案元槧本作斡兒朶思突兒。譯云宮裏也。然則和林行宮。創於太祖時。沈壽謂太宗始建者誤也。斡兒朶卽窩耳朶。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有過夏國新安縣詩。作于丁亥九月望日。詩云。昔年今日度松關。原注云。西域陰山有松關。計楚材扈從太祖征西域。是與太祖同度陰山。當在九月十五日。其云昔年者。係由丁亥年逆憶乙酉九月望日也。楚材集載辨邪論序。稱乙酉日南至敍於瀚海軍之高昌城。則九月望日回到松關。九月末回到和林也。又楚材集從容庵錄序。甲申中元序于西域阿里馬城。楚材扈從太祖。則近額兒的石水者。卽阿里馬城也。今伊犂之地是也。輟耕錄曰。太和皇帝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然。能作人語。云此非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懾。獨耶律文正王進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精也。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卽回駕。元文類耶律楚材碑云。上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鹿頭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曰汝君宜早迴。上怪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帝卽日下詔班師。明張翼清賞錄第十一卷引耶律楚材扈從西征記曰。北印度土人不識雪。歲二月麥盛。夏置錫器于沙中。尋卽鎔鑠。馬糞墮地。爲之沸溢。及角端等事。皆古今傳記不載。

# 元朝祕史卷十四

成吉思既住過冬。欲征唐兀。

注見前文五卷。本紀曰。二十一年丙戌。帝以西夏納仇人赤噶喝翔昆。及不遣質子。詔親征。按赤噶喝翔昆。卽王罕子桑昆亦剌合也。明人撰元史不知對音。故錯出難悟。

從新整點軍馬。至狗兒年秋。

太祖二十一年丙戌。宋理宗寶慶二年也。

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從行。冬閒。於阿兒不合地面圍獵。成吉思騎一匹紅沙馬。爲野馬所驚。成吉思墜馬跌傷。就于搠斡兒合惕地面下營。

據西遊記。太祖墜馬在十八年癸未。二月八日。上獵東山下。射一大豕。馬踣失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能獵。還行宮。自後兩月不出獵。邱處機親至西域。目擊進諫。豈有訛誤。此文言狗兒年秋者。乃是癸未年前預備之辭。否則成吉思兩次墜馬。方爲可通。但阿兒不合及搠斡兒合兩地皆在西域。則歲月不如西遊記之確也。阿兒不合者。卽阿里馬城。又卽阿里麻里城。又卽明之亦力把力也。西遊記曰。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宿于

西果園。土人呼果爲阿里馬。蓋地多果實。以是名其城。東歸時。於吹沒輦南岸至阿里馬城西百餘里濟大河。至阿里馬城之東園。西使記曰。出鐵木兒懺察關。至阿里。市井皆流水交貫。有諸果。唯瓜蒲蔔石榴最佳。回紇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曰。阿力麻里。諸王海都分地也。自上都西北行六千里至回鶻五城。唐號北庭都護府。又西北行四五千里至阿力麻里。按此數說。則其地卽今伊犂。阿力麻里卽阿里麻里。阿里麻里卽阿里馬。而阿里馬三字。又卽阿兒不合四字急讀之對音也。搠斡兒合。卽元史西北地附錄之撒麻耳干。哈散納傳作薛迷則干。又卽明史西域傳之撒馬兒罕。又卽太祖本紀之薛迷思干。又卽西遊記之邪米思干。又卽西使記之撣思干也。

次日也遂夫人對大王幷衆官人說。皇帝今夜好生發熱。您可商量。於是大王幷衆官人聚會。其中有脫命議說。

元史伯八兒傳。父脫命闊里必扈從太祖征西域。案闊里必卽前文十卷之扯兒必。唐兀是有城池的百姓。不能移動。如今且回去。待皇帝安了時。再來攻取。衆官人皆以爲是。奏知成吉思。成吉思說。唐兀百姓見咱回去。必以我爲怯。且這裏養病。先差人去唐兀處。看他回甚麼話。遂差人對唐兀主不兒罕說。

本紀十三年。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李遵頊出走西涼。是時夏主乃李睍也。

廷式案元槧本作那衣宿搠斡兒合惕。故下文有次日字。注既以阿兒不合爲伊犂地似跌傷後不能至撣思干始下營也。又按撣思干祕史譯文內皆作薛迷思加。未有作搠斡兒合者。且四字音亦不近。愚謬之見尙

祈更酌。原注有引滿然居士集西遊記兩條應注入卷十一撒里黑皇文。元槩本譯文亦作脫命扯兒必。元槩本譯文作阿剌鄧是其證。

你曾說要與咱做右手。及我征回回。你卻不從。又將言譏諷我。如今已取了回回。我與你折證而言。不兒罕說譏諷的言語我不曾說。有阿沙敢不說。是我說來。要與我斷殺時。你到賀蘭山來戰。

賀蘭山。今蒙古札薩克所轄阿拉善旗。是其對音也。程大昌北邊備對曰。賀蘭山。在靈州保靜縣。山有林木。青白望如駿馬。北人呼駝馬爲賀蘭。河套志曰。賀蘭山。在甯夏府西六十里。陽屏西夏。陰阻北番。延亙五百餘里。邊境倚以爲固。上有廢寺百餘。多元昊故宮遺址。樹木青白望如駿馬。北人呼駿爲賀蘭。故名。乾隆府廳州縣志曰。西套厄魯特三旗。駐牧賀蘭山陰。及龍首山北。在河套以西。唐時屬河西節度使。廣德初陷于西番。宋景德中陷於西夏。元屬甘肅行中書省。明爲邊外地。國朝初。蒙古阿拉善厄魯特部落駐牧套內。後噶爾丹強併滅套西。其酋逃竄近邊。康熙二十五年。上書求給牧地。詔于甯夏邊外畫界給之。賀蘭山在旗東。

要金銀緞疋時。你往西涼來取。

乾隆府廳州縣志曰。西套厄魯特。晉爲前涼後涼北涼所有。元史地理志曰。甘肅等處行中書省爲路七。永昌路。唐涼州。宋初爲西涼府。景德中陷入西夏。元初仍爲西涼府。

使臣回。將前言說與成吉思。成吉思說。他說如此大話。咱如何可回。雖死呵。也去問他。長生

天知者。遂到賀蘭山。將阿沙敢不敗了。

本紀曰。二十一年二月。取甘肅等州。秋。取西涼府綽羅和拉等縣。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取雅爾等縣。十一月。帝攻靈州。丙寅。渡河擊夏師敗之。二十二年丁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攻積石州。二月。破臨洮府。三月。破洮河西甯二州。

走上山寨。咱車將他能廝殺的男子。并馱馱等物。盡殺擄了。其餘百姓。縱各人所得來自要。

成吉思在雪山住夏。

案下文有賞木合黎財物語。則是時木華黎未卒也。本紀書太師國王木華黎薨在太祖十八年。則此時所住雪山。乃西域雪山。非西夏之山。以太祖班師西域是十九年以後事。其親征西夏又二十一年以後事。計其年月。是時木華黎卒四年矣。故知其仍是追溯征西域時所住雪山也。自漠北至西域隨地皆雪山。太祖所住雪山。蓋鐵門關外千里。輟耕錄曰。邱處機壬午三月過鐵門關。四月達行在所。時上在雪山之陽。元史郭寶玉傳曰。辛巳可弗乂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撏思干。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帝駐大雪山前。時谷中雪深二丈。寶玉請封山川神。壬午三月封崑崙山爲元極王。據此傳知卽崑崙也。輟耕錄曰。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吉里塔。卽崑崙山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

延式案此雪山名察速禿。見元槩本。華祕史記事。無追敘之例。此文所云雪山。當是西夏之山。下文木合黎乃譌文。或元史書其卒年有誤。似不宜執彼疑此。且卽以此文論聽其儲力云云。

必木華黎與太祖同在西域亦必不然也

六月見之。新疆賦注曰。和闐額里齊城南五百八十里爲大雪山。名曰呢蛚衣。譯言雪也。調軍去將阿沙敢不同上山的百姓盡絕虜了。賞孛斡兒出木合黎財物。聽其儘力所取。本紀。十六年。木華黎出河西。克葭綏德保安鄜坊丹等州。進攻延安。所云調軍者卽在於此役。

又對二人說。金國的百姓不曾分與您。如今有金國的主因種。

輟耕錄氏族條敍元代漢人八種。曰契丹。曰高麗。曰女直。曰竹因歹。是女直與竹因。均元代所稱漢人種族之一。竹因卽此主因之對音。但祕史此文云金國的主因種。究其所以稱主因者。朱里眞三字之併文。卽前文七卷王罕所用之只兒斤部轉聲。又卽大金國志所謂金國本名朱里眞。訛爲女眞者也。

你二人均分。凡好的兒子教與你擎鷹。美的女子教與妻整衣。

蒙韃備錄曰。太師國王出師多帶妻孥。我使人彼國。國王相見了。命之酒。同彼妻賴蠻公主。及諸姬侍稱夫人者八人。皆共坐。所謂諸姬皆粲白美色。四人乃金虜貴嬪之類。又曰。摩睺羅國王每征伐來歸。諸夫人連日各爲主。禮具酒饌飲燕。

已前金主曾倚仗著他做近侍。將咱速速祖宗廢了。

速速當作達達。字之誤也。前文一卷兀兒失溫河塔塔兒種人。將俺巴孩拏了送與大金。

此卽廢殺元代祖宗之事。今太祖以此種人分屬兩人也。

按元槧本譯語云。忙豁侖旁注云達達。後段亦作達達字。尙不誤。當據以校正。

你二人是我近侍。卻將他每來使喚者。

成吉思自雪山起程。

以西遊記考之。太祖起程在十八年癸未。然邱處機旣不同行。則扈衞有無折回。記未詳悉。本紀班師在二十年。還行宮在二十一年。其親征西夏則二十二年事。

過兀剌孩城。

元史地理志曰兀良哈。按紀。太祖四年。由黑水城北兀良哈西闕口入河西。獲西夏府將高令公。克兀良哈城。是此兀良哈城本屬西夏。非山內外之兀良哈也。姚燧牧菴集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曰。李氏家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六朝門閥甚峻。唯與崔盧鄭氏姻。不連他族。唐李王西夏甚盛強。雖宋金加兵。終莫能服。我太祖始平之。其宗有守兀納城者。獨戰死不下。子惟忠尙少。求從父死。云云。兀納卽祕史兀剌孩。元史兀良哈之對音。且據碑。則西夏李氏本祖李唐。蒙古稱西夏爲唐古惕者。譯言唐國種。其說確矣。輟耕錄柯九思撰黃河源志曰。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河西。至黃河九渡。乾隆府廳州縣志曰。科爾沁六旗。在喜峯口東北八百七十里。明初置福餘外衞。以元後兀良哈首領爲都指揮。掌衞事。阿祿科爾沁。在古北口東北

一千一百里。明初于兀良哈地置爲外藩。翁牛特二旗。在古北口東北五百二十里。明初爲兀良哈北境。據此則秘史兀剌孩城。今喜峯口古北口以北地也。

卻來攻打靈州城。

元史地理志曰。甯夏府靈州。唐爲靈州。又爲靈武郡。宋初陷於夏國。改爲翔慶軍。錢良擇出塞紀略曰。唐元和志豐州西南至靈州九百里。靈州今靈夏衛靈州所也。

時唐兀惕主不兒罕將著金佛幷金銀器皿及男女馬駝等物。皆以九九爲數來獻。

本紀曰。二十二年六月。夏主李睍降。輟耕錄曰。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王從太祖下靈武。諸將皆掠子女玉帛。王獨取書籍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中多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

成吉思止令門外行禮。行禮閒。成吉思惡心了。至第三日。將不兒罕改名失都兒忽。命脫命殺了。對脫命說。初征唐兀時。我因圍獵墜馬。你曾愛惜我的身體。來提說要回。因敵人言語不遜。所以來征。蒙天祐助。將他取了。今有不兒罕將來的行宮幷器皿。你將去者。

成吉思既虜了唐兀惕百姓。殺其主不兒罕。即李睍。滅其父母子孫。教但凡進飲食時須要提說唐兀惕盡絕了。初因唐兀惕不踐言。所以兩次征進。至是回來。至豬兒年。成吉思崩後。

源流曰。青吉思汗以丁亥七月十二日歿於圖爾墨格依城。年六十六。案是年爲宋理宗寶慶三年。金主守緒正大四年。輟耕錄曰。太祖應天啓運聖武皇帝。諱鐵木眞。國語曰成吉思。宋開禧二年丙寅十二月。卽位于斡難河。自號可汗。至宋寶慶三年丁亥七月己丑崩于薩里川。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葬起輦谷。又奉使俄羅斯行程錄曰。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十八日。次歸化城北。蒙古語庫庫河屯也。十九日。入城。觀甸城碑記。按歸化城乃元之豐州。二十日早發。二十一日入祁連山。有土城廢址。疑卽碑所云甸城也。遠望石峯疊翠。入其中則羣阜蜿蜒。相傳元世帝后俱潛厝此山而不立陵墓。

將唐兀惕百姓多分與了他也遂夫人。

元史兵志有唐古衞領河西三千人。

成吉思旣崩。

本紀曰。二十一年二月。取黑水等城。夏避暑渾垂山。取甘肅等州。秋。取西涼府綽羅和拉等縣。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取雅爾等縣。冬十一月。攻靈州。夏遣威明令公來援。帝渡河擊夏師敗之。二十二年丁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攻積石州。二月。破臨洮府。三月。破洮河西甯二州。夏四月。帝次龍德。拔德順等州。閏月。避暑六盤山。是月。夏主李睍降。帝次清水縣西江。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於薩里川哈老徒之行宮。壽六十六。至元三

草木子曰。歷代送終之禮。元朝宮奠用梡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小大合爲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爲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圍寢之地深埋之。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陵則已漫同平坡。無後考誌遺跡。

年冬十月。追謚聖武皇帝。至大二年冬十一月庚辰。加謚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廟號太祖。

鼠兒年。本紀曰戊子年是年皇子拖雷監國 右手大王察阿歹。是時太祖次子察合台已封西域 巴禿。元史作拔都。太祖長子朮赤太子之長子 左手大王斡赤斤。

前文云太祖征回回命弟斡赤斤居守。西遊記邱處機至小沙陀斡辰大王帳下相距不遠云。斡辰卽斡赤斤。蓋斡赤斤是時當在斡難河上舊營。

同在內拖雷等。拖雷監國故曰在內 諸王駙馬幷萬戶千戶等。於客魯連河闊迭兀阿剌勒地行。

元史太宗本紀曰。太宗英文皇帝諱窩闊台。太祖第三子。元年己丑夏帝至忽魯班雪不只之地。皇弟拖雷來見。秋八月己未。諸王百官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雕阿蘭之地。以太祖遺詔卽皇帝位。於庫鐵烏阿剌里。今按阿剌勒者。蒙古語山也。西域水道記曰。凡山蒙古語曰鄂拉。鄂拉卽阿剌之對音。此山名闊迭兀。卽後文十五卷末所稱客魯漣河闊迭額阿剌勒地面者也。本紀曲雕阿蘭。卽是庫鐵烏阿剌之對音。緣所採非一書。所譯非一人故複沓錯互。不悟其爲一地。蓋翻譯之學未精也。此闊迭兀雖知其在客魯連河上。然以前文所述客魯連河地名求之。卻無此名。計當在河之初源。今蒙古車臣汗中右後旗大肯特山東南矣。

大聚會著。依成吉思遺命。立斡歌歹做皇帝。

是爲太宗。元史睿宗列傳曰。方太祖崩時。太宗留霍博之地。國事無所屬。拖雷實身任之。

己丑夏。太宗還京。八月。卽位。

草木子曰。元君立。另設一帳房。極金碧之盛。名爲斡耳朵。及崩。卽架閣起新君立復。自作斡耳朵。

將成吉思原宿衞護的一萬人。并衆百姓每。就分付了。斡歌歹既立。與兄察阿歹商量。成吉思皇帝父親留下未完的百姓。有巴黑塔惕種的王合里伯。曾命綽兒馬罕征進去了。前文十三卷作朔兒馬罕。如今再教斡豁禿兒蒙格禿兩個做後援征去。

蒙格禿與憲宗同名。知非憲宗者。是時憲宗征阿速南北異路。此與四卷十卷前文蒙格禿乞顏同名而不同一人。憲宗紀二年。分遷諸王於各所。蒙哥都於擴端所居地之西。卽其人也。又九年。諸王蒙哥都復攻渠州禮義山。

再有康里乞卜察等十一種城池百姓。曾命速別額台征進去了。爲那裏城池難攻拔的上頭。

元史速不台傳曰。乙未太宗命諸王拔都西征。八赤蠻且曰。聞八赤蠻有膽氣。速不台亦有膽勇。可以勝之。遂命爲先鋒。繼又令統大軍。八赤蠻聞速不台至。大懼逃入海中。

如今再命各王長子巴禿不里古余克。

不里據後文爲察阿歹子。古余克卽貴由二字之對音。定宗諱也。本紀曰。定宗簡平皇帝諱貴由。太宗長子也。母曰六皇后。尼瑪察氏。以丙寅年生。帝太宗命從諸王拔都西征。次

元槧本作康鄰乞卜察兒惕巴只吉惕。斡魯速惕。薛速惕。阿速惕。薛速惕。馬札兒惕。客失米兒惕。薛兒格速惕。不合兒客列。勒是爲十一種名。按客列勒卽前文之剌

剌勒

廷式案元槃本此鄰攻之城即箋客惕綿客兒滿客亦別之城也。

阿速境。攻圍木柵山寨。以三十餘人與戰。帝及憲宗與焉。元史語解貴由改作庫裕克。更與古余克三字對音。太宗紀七年遣諸王拔都皇子貴由皇姪蒙哥征西域。八年詔以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拔都平陽府。古與大名府。拔都卽巴禿。古與亦卽貴由也。蒙格等做後援征去。

蒙格卽蒙哥。憲宗皇帝諱也。本紀曰。憲宗桓肅皇帝諱蒙哥。睿宗拖雷之長子也。母曰莊獻皇后。怯烈氏。歲戊辰十二月三日生。帝時有黃忽答部知天象者言帝後必大貴。故以蒙哥爲名。蒙哥華言長生也。太宗在潛邸。養以爲子。分之部民。及睿宗薨。乃命歸藩邸。其諸王內教巴禿爲長。在內出去的教古余克爲長。凡征進去的諸王駙馬萬千百戶也都教長子出征。這教長子出征的緣故。因兄察阿歹說。世系表作察合台太宗紀作茶合帶。將來長子出征呵。則人馬衆多。威勢盛大。聞說那敵人好生剛硬。我兄察阿歹謹慎的上頭。所以教長子出征。其緣故是這般。

案此與元後代議論相反。元史康里脫脫傳曰。大德五年。武宗以皇子撫軍北鄙五年。叛王海都犯邊。師次杭海。武宗銳欲出戰。脫脫執轡力諫。乃止。大將朵兒答哈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脫有不虞。衆安所附。脫脫之諫。可謂忠矣。此又一義也。

斡歌歹皇帝再於兄察阿歹處商量將去。說。皇帝父親的見成大位子。我坐了。有甚技能。今

有金國未平。我欲自去征他。以爲如何。察阿歹說是。但老營內委付下好人著。我自這裏添與你軍。說來了。遂委付帶弓箭的幹勒答合兒留守老營。

兎兒年。太宗三年辛卯。幹歌歹皇帝征金國。

本紀曰。二年秋七月。帝自將南伐。皇弟拖雷皇姪蒙哥率師從。命者別爲頭哨。遂敗金兵。

本紀曰。三年二月。克鳳翔。四年。攻鈞州。克之。遂下虢嵩汝陝洛許鄭陳亳潁壽睢永等州。命速不台等圍南京。元明善撰忠憲王碑曰。太宗皇帝取鳳翔。將兵戍潼關。從攻河中。追斬守將。從戰京師。于三峯山破四十萬人。斬行省完顏合達樞密移剌蒲兀。過居庸關。幹歌歹駐軍龍虎台。分命諸將攻取各處城池。幹歌歹忽得疾。昏憒失音。命師巫卜之。言乃金國山川之神爲軍馬擄掠人民。毀壞城郭。以此爲祟。許以人民財寶等物禳之。卜之不從。其病愈重。惟以親人代之則可。疾少閒。忽開眼索水飲。言說。我怎生來。其巫說。此是金國山川之神爲祟。許以諸物禳之。皆不從。只要親人代之。幹歌歹說。如今我根前有誰。當有大王拖雷說。洪福的父親。將咱兄弟內選著。教你做了皇帝。令我在哥哥根前行。忘了的提說。睡著時喚醒。如今若失了皇帝哥哥。呵我誰行提說著喚醒著。多達達百姓教誰管著。且快金人之意。如今我代哥哥。有的罪孽。都是我造來。我又生的好。可以事神。師巫你呪

按元槧本譯文云。殺人如爛木堆。殺。故下文師巫云。爲軍馬擄掠人民毀壞城郭也。

說著其師巫取水呪說了。拖雷飲畢。略坐閒覺醉。說。比及我醒時。將我孤兒寡婦抬舉教成立者。皇帝哥知者。說罷。出去。遂死了。其緣故是這般。

太宗本紀曰。四年九月。拖雷薨。睿宗列傳曰。憲宗時追謚睿宗皇帝。

斡歌歹既將金國窮絕了。

金史哀宗紀曰。天興元年三月壬寅。大元兵攻汴城。夏四月丁巳。遣戶部侍郎楊仁詣大元兵乞和。丁卯。解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死者九十餘萬人。閏十月。詔徵諸道軍期以十二月一日入援。十二月甲申。詔議親出。乙酉。除拜扈從及留守京城官。庚子。上發南京。與太后皇后諸妃別。辛丑。次陳留。壬寅。次杞縣。癸卯。次黃城。甲辰。次黃陵岡。乙巳。諸將請幸河朔。二年正月丙午。朔。濟河。丁未。大元兵追擊於南岸。辛酉。上入歸德。六月。決策遷蔡。己亥。上入蔡州。九月辛亥。大元兵圍蔡城。己未。括蔡城粟。十一月。宋遣其將江海孟珙帥兵萬人。糧三十萬石。助大元兵攻蔡。十二月丁丑。大元兵決練江。宋兵決汝水。己卯。破外城。己丑。墮西城。甲午。上微服夜出東城。謀遁。不果。三年正月戊申。上集百官傳位於東面元帥內族承麟。承麟固讓。詔曰。朕肌體重肥。不便鞍馬。卿平日趫捷。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己酉。承麟卽位。帝自縊於幽蘭軒。末帝率羣臣入哭。謚曰哀宗。哭奠未畢。城潰。諸禁近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骨瘞汝水上。末帝爲亂兵所害。金亡。

名其主爲小廝。

本紀曰。六年正月。金主傳位於宗室子承麟。遂自經而焚。城拔。獲承麟。殺之。宋兵取金主餘骨以歸。金亡。

掠其金帛頭畜人口以歸。

本紀曰。五年。速不台進至青城。崔立以金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梁王從恪荆王守純等至軍中。速不台遣送行在。

於汴梁北平等處立探馬赤以鎮守之。

兵志曰。軍士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

遂回至嶺北下了。

地理志曰。元立行中書省十有一。嶺北等處行中書省統和甯路總管府。始名和林。以西有哈剌和林河。因以名城。太祖十五年。定河北諸郡。建都於此。初立元昌路。後改轉運和林使司。前後五朝都焉。世祖中統元年。遷都大興。和林置宣慰司都元帥府。大德十一年。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皇慶元年。改嶺北等處行中書省。改和林路爲和甯路。乾隆府廳州縣志曰。喀爾喀四部七十四旗。古漠北地。元建都于此。名和林。皇慶元年。改嶺北等處行中書省。明號喀爾喀。

按元槧本作恰喇嘛云嶺北廷式按合剌即和林之對音。恰喇嘛即喀爾喀之對名。凡今譯語

讀爾爲勒也。由合剌轉爲黑林。又轉爲和林。又由合剌豁轉爲喀爾喀。可謂重譯而通矣。

廷式按。旭烈兀征西域事。元史郭侃（附郭寶玉傳）傳最詳。似宜節錄一二。以備參攷。

本朝康熙二十八年。噶爾丹併其地。遂沿克魯倫河南牧。三十五年。親征至克魯倫河。盡殲其衆。漠北悉平。

綽兒馬罕征巴黑塔惕種。其種歸附了。

前文十三卷稱合里伯國爲巴黑塔惕種。是此文巴黑塔卽合里伯國王也。此時合里伯國王是力屈暫服。後又叛命。故至憲宗之世。又命皇弟旭烈兀征之。與此相去十餘年事。憲宗紀。二年秋七月命諸王乞都不花征沒里奚。旭烈兀征西域素丹諸國。三年命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帥師征西域哈里發八哈塔等國。西使記曰。報達國王曰合法里。王師至城下。一交戰。破勝兵四十餘萬。西城陷。皆盡屠其民。東城六日而破。死者以數十萬。合法里以舸走。獲焉。其國傳四十主。至合法里而亡。是綽兒馬罕征合里伯。未全歸附。爲後十數年旭烈兀等之先聲也。

斡歌歹以其地面與所產之物好。

西遊記曰。路逢征西人回。多獲珊瑚。近五十株。西使記曰。報達國所產大珠曰太歲彈蘭石瑟瑟金剛鑽之類。帶有直千金者。

就令綽兒馬罕等爲探馬赤官。留鎮其地。

地理志西北地有撒麻耳干。似卽綽兒馬罕所駐之地。其地本名尋思干者也。

分將所出金帛駝馬等物每年進貢再速別額台的後援巴禿大王等降其康里朔方備乘曰康里在欽察之東今按何說是也曷思麥里傳曰尋征康里至孛子八里城與其主霍脫思罕戰又敗其軍進至欽察則康里近孛子八里即地理志別失八里也西使記言別失八里與龍骨河南北相直近五百里此即今烏龍古河其河瀦爲海名奇薩爾巴思鄂模元史郭德海傳渡乞則里八海者也郭德海渡此攻鐵山其他在今俄羅斯國何氏謂即塔喇斯科似即元初康里部所在

乞卜察等三種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欽察下注云太宗甲午年命諸王拔都征西域欽察阿速斡羅思等國歲乙未亦命憲宗往焉前文九卷篾兒乞忽都合勒過康里欽察種去欽察乞察一聲之轉即欽察也速不台傳曰篾里乞部主霍都奔欽察及討欽察引兵繞寬田吉思海轉至太和嶺鑿石開道遇其部長玉里吉及塔塔哈兒方聚於不租河縱兵奮擊衆潰走遂收其境土哈哈傳曰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曲出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世爲欽察國主太祖征篾里乞其主火都奔欽察太祖遣使問曰汝奚匿吾負箭之麋而以相還不然禍且及會亦納思老國亂其子忽魯速蠻欲歸順太祖已命蒙哥帥師抵其境忽魯速蠻舉族降虞集句容郡王燕帖木兒碑曰歲丁酉欽察主亦訥思之子忽魯速蠻自

據槩元本尙有巴只吉種故云三種

歸於太宗。而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舉族來歸。太宗本紀曰。九年春蒙哥征欽察部。破之。生擒其酋八赤蠻。地理志曰。歲丁酉。師至寬田吉思海傍。欽察酋長八赤蠻逃避海島中。適大風吹海水去而乾。生擒八赤蠻。憲宗本紀曰。嘗攻欽察部。其酋八赤蠻逃於海島。帝聞亟進師。適大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帝喜曰。天開我也。遂擒八赤蠻。命之跪。八赤蠻曰。我爲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駝。何以跪人爲。乃囚之。八赤蠻謂守者曰。我竄入海。與魚何異。見擒。天也。水迴期且至。軍宜早還。帝聞之。卽班師。後軍有浮渡者。

破其斡魯思種城。悉殺虜其人。

速不台傳曰。速不台至阿里吉河。與斡羅思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戰降之。乙未。太宗命諸王拔都及皇子貴由皇姪蒙哥征西域。討兀魯思部。圍禿里思哥城。不克。遣速不台往。一戰獲其主也烈班。諸城皆下。盡取所部而還。憲宗紀曰。與諸王拔都征斡羅思部。至也烈贊城。躬自搏戰破之。地理志曰。遂與諸王拔都征斡羅思。至亦烈贊城。七日破之。

惟阿速惕等城百姓虜得虜了。歸附得歸附了。

曷思麥里傳曰。太祖遣使趣哲別疾馳討欽察。至谷兒只部。及阿速部。以兵拒敵。皆戰敗。始降。又招下黑林城。進克斡羅思於鐵兒山。獲其國主密只思臘。獻諸朮赤太子。誅之。尋

廷式案元槧本倘有薛速惕城字。剌兒蠻城。客兒蠻乞瓦城。

又按此當即前又乞瓦綿客兒稱兩處誤合爲一。

征康里。進至欽察。亦平之。速不台傳曰。大掠阿速部而還。太宗紀曰。十一年冬十一月。蒙哥率師圍阿速篾怯思城。閱三月拔之。定宗紀曰。太宗命從諸王拔都西征。次阿速境。攻圍木柵山寨。以三十餘人與戰。帝及憲宗與焉。元地理志曰。歲丁巳。出師南征。以駙馬剌眞之子乞解爲達魯花赤。鎮守斡羅思阿速。歲癸丑。括斡羅思阿速戶口。明世法錄曰。阿速在西海中爲大國。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涼暄適節。有魚鹽耕牧。鮮飢寒寇盜。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明史西域傳曰。阿速國近天方。撒馬兒罕幅員甚廣。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西域水道記曰。元史每言阿剌與欽察爲鄰。疑阿速卽哈薩克。曷思麥里由西域轉戰而北。先阿速而斡羅思。而康里。而後欽察也。速不台傳。收欽察境。略阿剌部。是先欽察而斡羅思而阿速也。然曷思麥里傳。先言帝趣哲伯疾馳以討欽察。則征欽察究在先。曷思麥里徇西域諸城而北。先至阿速。則阿速在欽察之南。阿速與哈薩克音亦相近也。朔方備乘曰。案哈薩克在裏海東北。曷思麥里由西域征阿速部。是時元兵已踰尋思干城而西。曷思麥里必不更折而東。繞出裏海之北也。惟自布哈爾等國西行。取道於裏海之西。黑海之東。以征俄羅斯。則阿索富城正當孔道。是阿速卽阿索富城。無可疑者。文田案徐何皆精於輿地。未敢定其是非。惟當取俄人撰述以決之。此書後出。兩家皆恨未及見也。俄國志略曰。宋嘉定時。蒙古拖雷率兵至俄國西鹹海旁之地。後又帶兵至裏海。

廷式按新譯歐洲史略云。一千二百三十年。惟時又有操大權力之一族人來自亞洲。以與歐地諸國爲難。實狼尼族王亞底拉死後。未有之一大強敵。是族

名曰蒙古。又曰達達。當一千二百六年。其王鐵木眞稱成吉思可汗。始建國號曰元。按蒙古人不□耶穌。亦非回教。而後之據有波斯地者。則積久皆漸化爲回人。時有成吉思可汗之番名曰巴圖。帥師侵入歐境。直抵德與波蘭二國界內。然後僅據有俄羅斯地。其居俄地加散城之蒙古汗有總統俄地諸貴族之種。內而利都完

繼又至尼泊河。俄國率衆小邦戰于卡爾戛河之上。此河入於阿薩夫海。亦爲所敗。迨十三年後。有蒙古王名拔都。成吉思之孫。將兵伐俄。大獲全勝。所有人民盡殺之。其老幼婦女被掠殆盡。其時無人主國。由蒙古封敕該處人爲王。遷於馬司孤作都。其人勇謀兼備。鄰邦小國皆附焉。蒙古王馬賣知其情形。謀設法以制之。傳諭將應交課稅加倍輸納。該王不允。屯兵於敦河以守之。兼有傳教神副從中開導。固壯兵心。嗣果得大勝。自是蒙古不敢輕視。數年後。蒙古復起大隊兵來戰。圍馬司孤城。該王無禦敵之策。惟有請盟於城下。至明洪武年間。王卒。據俄人自言。則寬田吉思海卽今裏海。而鹹海裏海並有騰吉思湖之目。田吉思三字。原卽騰吉斯之對音。又裏海較大。故稱大騰吉斯海子。此寬田吉思海所由名也。尼泊河卽烏拉河。卡爾戛河卽佛兒格河。兩河皆注裏海。是裏海之爲寬田吉思海。援古證今。確乎不拔。何氏欲以額納噶泊當寬田吉思海。甚非事實。揣何氏之意。徒欲於元史中尋一俄羅斯地名。爲元代兵力遠及歐羅巴洲之證據。故强以寬田吉思海爲額納噶泊。又奪阿速之名而專畀之阿索富。不許其兼有哈薩克而後已。而不知其偏也。元氏版章廓矣。惜乎圖籍荒落。明代史官於漠北地名。已同牆面。其狀斡羅思地者。祇云夏夜極短。日暫沒卽出。又云驛騎急行二百日可至。如是而已。在錫伯利部者。尙難核實。況欲取據於歐羅巴之地乎。不知蓋闕。未足責也。今於俄略之外。再得一佳證。庚申

匪族人得乘機平定俄西境地並俄之舊都戒弗城也俄羅斯受此殘害是以較歐之他國遲逾數百年方能漸次強大至一千二百五十八年蒙古人滅絕巴城之加利弗朝時伊及（按即埃及）地僅存有一加利弗亦復有名無實徒擁虛位再此蒙古族人在歐地有一大助信耶穌人之事蓋因其破滅土族中之□族諸回外史亦元人撰也外史曰元朝廷聞紅軍起命樞密院同知赫斯禿赤領阿速軍六千并各支漢軍討潁上紅軍阿速者綠睛回回也素號精悍善騎射云云既曰阿速又曰綠睛則非歐洲無此種類然則哈薩克以西彼得羅以東皆阿速也借曰不然安有綠睛回回乎太和嶺當即烏拉嶺此則欽察之地額爾齊斯西岸是康里從此漸西是爲阿速而阿速自西抱南直襟裏海此又疆域之約略可指者以之貫穿元史祕史庶乎有條不紊耳

立答魯合臣

即達魯花赤也此無定字西遊記有塔剌忽只西域水道記曰即達魯花赤元史兵志阿速衞至元九年立達魯花赤

探馬赤官鎮守而回又在先女眞高麗處曾命札剌亦兒台征進去

元史杭忽思傳曰杭忽思阿速氏主阿速國太宗兵至其境杭忽思率衆來降賜名拔都兒錫以金符命領其士民尋奉旨選阿速軍千人及其長子阿塔赤扈駕親征耶律留哥傳曰留哥子薛闍太宗命與撒兒台東征高麗東夏薛闍卒子石剌佐諸王也苦及札剌台控制高麗本紀曰太宗三年辛卯秋八月以高麗殺使者命撒禮塔率師討之取四十餘城高麗王暾遣其弟懷安公請降撒禮塔承制設官分鎮其地乃還四年八月撒禮塔復征高麗中矢卒元史外夷高麗傳曰太宗三年八月命薩里台征其國四年八月中流

人威權卽所以拯救尼該亞與德利比孫二希臘國也此以歐洲人談歐洲事而云俄之兵力及德與波蘭則無庸借額納噶泊之名而已見其兵威之遠暢矣。又按此文所云德與波蘭當卽此書之乞瓦綿客兒綿也惜未得堅證耳。

矢卒高麗王瞰盡殺達魯花赤七十二人。至是再命也速迭兒爲後援征進了就爲探馬赤以鎭其地。

東國史略曰。高麗王瞰十七年。當蒙古太宗二年。其明年。蒙古元帥撒里塔將兵攻咸新鎭。又圍龜州。既而分屯京城四門。王遣閔曦往犒時元帥撒禮塔駐軍安北都護府。三軍皆降。王遣淮安公挺講和。十九年。金允佳射殺蒙古撒禮塔。自是蒙兵歲至。攻陷州郡。二十三年。蒙古兵又來渡義州江。分屯安北府。又嘉慈龜朔郭博之地。遂入黃州。至信安二州。衝斥東南三道城邑。二十四年。遣將軍金寶鼎如蒙古上表乞解兵。自是元兵往來不絕。

巴禿自乞卜察差使奏來說。賴長生天的氣力。皇帝叔叔的福蔭。將十一種國土百姓都收捕了。

四裔年表。甯宗嘉定十四年。太祖自蒙古伐俄羅斯。宋理宗嘉熙元年。元人大舉伐俄羅斯。陷甫剌地馬執俄羅斯王伊高殺之。初諸侯吞併。至是皆降於元。嘉熙二年。元立伊高子耶羅四剌夫第二爲王。案自太祖用兵至此。凡十七年。

因大軍將回。各人分離。會諸王做筵席於內。我年長些。先喫了一二盞。不里古余克兩個惱了。不曾筵會成。上馬去了。不里說。巴禿與我一般。如何先飲。

則用總管在縣則縣尹達魯花猶華言荷包上壓口襟子也亦由古言總轉之比此條當錄在前

拔都爲朮赤太子之子不里爲察合台太子之子故云一般

他是有髯的婦人我腳後跟推倒踏他古余克說他是帶弓箭的婦人胸前教柴打他

額勒只吉歹子合兒合孫說他後頭接與他個木尾子

額勒只吉歹前文十一卷稱爲可倚仗人然則太祖時功臣也木尾子吐蕃舊語也舊唐書吐蕃傳曰吐蕃重兵死惡病終臨陣敗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廣衆必以徇焉其俗恥之以爲次死木尾子當卽此義矣

如此說了爲俺每征了這異種的百姓恐事有合宜不合宜處說閒被不里古余克兩個這般說著不商量散了皇帝叔叔知也者

廷式按古余克爲太宗子拔都爲朮赤長子則從兄弟也拔都於古余克爲兄故稱哥哥似非由朮赤而言

巴禿使臣既奏了斡歌歹大怒不教古余克拜見說這下等的聽誰的言語敢將哥哥毀謗

拔都爲朮赤子謗拔都卽謗朮赤也朮赤太宗之兄故曰哥哥

捨了你如棄一鳥卵如今教去邊遠處做探馬赤攻取堅城受辛苦者又說合兒合孫學誰來敢將俺親人毀傷

拔都太宗之皇姪故曰親人

罪本當殺若殺了呵人必說我偏心也和古余克同去

定宗本紀曰太宗嘗命諸王按赤帶伐金帝以皇子從又從諸王拔都西征帝及憲宗與

焉。太宗紀曰。十二年。皇子貴由克西域未下諸部。遣使奏捷。冬十二月。詔貴由班師。是太宗末年。定宗並不出征。

不里是察阿歹兒的子。

按宗室世系表。太祖皇帝六子。次二察合台太子。察合台太子位表凡二子。曰也速蒙哥。曰合剌旭烈。此云不里。當卽也速蒙哥大王。

教巴禿對察阿歹兒處說將去。

# 元朝祕史卷十五

大王忙該（即憲宗皇帝蒙哥二字之對音）官人阿勒赤歹（太祖弟合赤溫之子）等奏說。成吉思曾有聖旨。野外的事。只野外斷。家裏的事。只家裏斷。如今古余克的事。係野外的事。只可委付巴禿自處治。

朮赤子拔都豈能逞志於太宗之皇子乎。若委以處治。亦解紛之妙術也。

斡歌歹怒息。召古余克拜見。就責怪教訓說。你征進去。去時將軍人都打偏。挫了威氣。你敢想斡魯思百姓。

康里欽察阿速凡十一部部落。皆統於斡羅思。

爲怕你一人投降了。敢把哥哥來做敵人般欺侮。（拔都即憲宗之從兄。）

我成吉思皇帝曾說。人多則人懼水深則人死。如今速別額台前頭遮護著。你與衆人得了這幾個斡魯思種。你自己殺難的蹄子。不曾直得逞。好男子。初出門便惹是非。因忙該等勸諫。且罷。這事是野外的事。你同合兒合孫去。只教巴禿斷者。不里行教對兄察阿歹知者。

斡歌歹皇帝將成吉思時守衛的并衆散班每各各職掌。照依舊制。從新再宣諭了一遍。

斡歌歹皇帝說。我成吉思皇帝艱難創立國家。如今教百姓每安寧快活。休教他辛苦。遂將

合行之事。與兄察阿歹處商議。一百姓羊羣裏。可每年只出一個二歲羯羊做湯羊。每一百羊內。可只出一個羊。接濟本部落之窮乏者。

太宗本紀曰。元年秋。敕蒙古民有馬百者輸牝馬一。牛百者輸特牛一。羊百者輸羒羊一。爲永制。

一諸王駙馬等聚會時。每每于百姓處科斂。不便當。可教千戶內每年出騍馬。幷牧擠的人。其人馬以時常川交替。

兵志曰。元起朔方。牧養蕃息。周迴萬里。無非牧地。馬之羣或千百。或三五十。牧人曰合赤合剌赤。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任事。行逐水草。朝廷歲以九月十月遣寺官閱視烙印取勘。駕仗出入。則供尙乘。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汰其羸瘦者還於羣。自天子以及諸王百官。各以都蘭氈置撒帳爲取乳室。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烏木丹來京師。烏木丹者承乳車也。日釀黑馬乳以奉玉食。謂之細乳。每烏木丹牝馬四十。每牝馬一官給芻一束。菽八升。自諸王百官而下。亦有馬乳之供。烏木丹如前之數。而馬減四之一。謂之粗乳。又自世祖以下山陵。各有烏木丹取馬乳以供祀事。號金陵擠馬。元文類耶律楚材碑曰。上欲於漢地拘刷牝馬。公言漢地所有。繭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爲例。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

一賞賜的金帛器械倉庫等。常守的人。可教各處起人來看守。

元文類耶律楚材神道碑曰。自太祖西征之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別迭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公曰。四海之富。何求不得。何名無用哉。因奏地稅商稅酒醋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上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爲之。如陳時可、劉中。皆天下之選。

一百姓行分與他地方做營盤住。其分派之人。可於各千戶內。選人教做。

兵志曰。元初用兵征討。海內既一。於是內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由是而天下無不可屯之兵。

一川勒地面。先因無水。

前文八卷桑昆至川勒地面。與伴當闊闊出幷其妻同尋水喫。足見其地之水極難得也。止有野獸。無人住。如今要散開百姓住。可教察乃前文十一卷主兒扯歹親人。畏吾兒台兩個。去踏驗中做營盤的地方。教穿井者。

因上文桑昆至川勒地面云云。以本紀桑昆所走爲西夏。則此稱川勒卽西夏。無可疑者。

歐陽元傑氏家傳曰。岳璘從太祖征討。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道出河西。所過榛

莽。或時乏水。公爲鑿井置堠。居民使客相慶稱便。太宗卽位。選公充大斷事官。卽畏吾兒台穿井之事也。案沙漠之地。每苦無水。西遊記邪米思干北臨道一井深踰百尺。有回紇叟驅一牛挽轆轤以飲渴者。太祖西征見而異之。命蠲其賦役。俄羅斯行程錄曰。喀爾喀塞外雄藩。地大人衆。在中國習聞之矣。今入其境。童山赤地。查哈馬克圖一帶。寸草不生。地無勺水。遁卒踉蹌。一敗塗地。百聞不如一見。信哉。錢良擇出塞紀略曰。歸途無他異聞。但苦飢渴。度沙磧以後。馬死垂盡。軍士步行糧盡。日止一餐。煮散麪爲漿。人得一盂以延其命。饑不可忍。渴更難堪。徒行者多以渴死。參佐章京渴死。無木爲棺。又無柴焚化。乃以馬糞煨令半枯。折其骨。裹而歸之。軍士死則委之而已。全軍人死者九百餘。畜死者駝千餘。馬二萬七千餘。銀費二百五十餘萬。從者足趾無不走折者。朔方備乘曰。觀其所述。可見朔漠行師之難。亦考前事者所宜知也。故具錄於此。

一使臣往來。沿百姓處經過。事也遲了。百姓也生受。如今可教各千戶每出人馬。立定站赤。不是緊急事務。須要乘坐站馬。不許沿百姓處經過。

兵志曰。元制在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古人所謂置郵而傳命。未有重於此者焉。凡站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而水則以舟。遼陽狗站一十五處。元設站戶三百。狗三千隻。蒙韃備錄曰。凡見馬則換易。并一行人從。悉可換馬。謂之乘鋪

馬亦古乘傳之意。

延式按元槧本再說者。察阿歹再說也。則這裏二字。當指波斯。注宜改正。

這幾件事。因察乃孛勒合答兒對我提說。我想也可行。察阿歹兄知者。察阿歹聽了這話。都道是只依著這般行。再說站赤一節。我自這裏立起。

這裏謂和林也。乾隆府廳州縣志曰。外藩喀爾喀四部七十四旗。元太祖十五年建都於此。名和林。立元昌路。前後五朝都焉。太宗紀曰。七年春。城和林。作萬安宮。

迎著你立的站。

察阿歹立國於波斯。則是從波斯起站至和林。而和林迎之。約在今伊犂相遇也。

教巴禿自那裏立起。

拔都征斡羅思十一部落。則其站起自斡羅思欽察等部也。

迎著我立的站。說將來了。

亦約在今伊犂相遇。伊犂是時名阿里麻里也。

斡歌歹皇帝於是將這事。又宣布於諸王駙馬等知道。其諸王駙馬等皆道便當。好生是。然後差人於各處起取上項羊馬。并守倉庫站赤等戶。

太宗本紀曰。元年。始置倉廩。立驛傳。西遊記曰。八剌喝孫漢語爲城中有倉廩。

所擺站赤。命阿剌淺前文十一卷之阿勒赤或即一人。脫忽察兒前文十三卷征回回作速別額台後援。兩個整治。每一站設馬夫二

十人內鋪馬幷使臣的廩給羊馬及車輛牛隻定將則例去

兵志曰太宗元年十一月敕諸牛鋪馬站每一百戶置漢車一十具各站俱置米倉站戶每年一牌內納米一石令百戶一人掌之北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麵一斤米一斤酒一瓶如有短少者家財一半沒官

幹歌歹皇帝說自坐我父親大位之後添了四件勾當一件平了金國

太宗紀曰太祖伐金定西域帝攻城略地之功居多

一件立了站赤

兵志曰其官有驛令有提領又置脫脫和斯於關會之地以司辨詰皆總之於通政院及中書兵部而站戶闕乏逃亡則又以時僉補於是四方往來之使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帳饑渴則有飲食梯航畢達海宇會同元之天下視前代所以爲盛

一件無水處教穿井

案奉使俄羅斯行程錄所經喀爾喀國即元代和林故地錄云康熙二十七年五月次察罕卓魯有泉源可汲六月次烏蘭忒門有舊井可飲次克布祿岡上得舊井五水濁而腥次古爾半國尋得舊井三處不足軍士汲飲七月駐蔥嶺乾澗側有二舊井得水甘洌次克勒孫行輭沙七十里有舊井二所哈剌哈達有古井四淡而不濁其中蓋有元太宗時

所穿井矣。

一件各城池內立探馬赤鎮守了。

兵志曰。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男子十五以上盡僉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鬬。下馬則屯聚牧養。

差了四件。一件既嗣大位。沈湎于酒。

太宗紀曰。十二年正月。以商人奧都剌合蠻充提領諸路課稅所官。十三年十一月。大獵。還至鉈鐵鐸胡蘭山。奧都剌合蠻進酒。帝歡飲極夜乃罷。遲明。帝崩於行殿。輟耕錄曰。太宗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文正敷言之。不聽。一日持酒槽金口以進曰。此乃鐵耳。爲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耶。帝悅。賜以金帛。

一件聽信婦人言語。

太宗紀曰。十三年帝崩。六皇后乃馬眞氏始稱制。案太宗崩于辛丑。而壬寅癸卯甲辰乙巳皆不立君。蓋矯帝遺旨以皇孫失烈門爲嗣也。定宗丙午稱元年。而紀云。帝雖御極。朝政猶出於六皇后。則太宗婦言是用。亦可知矣。

取斡赤斤叔叔百姓的女子。

后妃表。太宗正宮孛剌合眞皇后。脫列哥那六皇后。尼瑪察氏。昂灰二皇后。乞里吉忽帖

尼三皇后。禿納吉納六皇后。業里訖納妃子。未知孰爲所取之女子。又按太宗紀。九年六月。左翼諸部訛言括民女。帝怒。因括以賜麾下。然則左翼諸部。乃太祖所與斡赤斤一萬之百姓也。

一件將有忠義的朵豁勒忽因私恨陰害了。

前文四卷忙忽的人多豁勒忽先與哲台來降。後與斡歌連合赤溫哲台帶弓箭。前文十一卷以散班一千教朵豁勒忽管之。是朵豁勒忽於太祖朝舊列宿衛大臣也。太祖以委付子弟何人。於祕史無考。然太祖崩後。子弟皆擁兵樹黨。則朵豁勒忽必以此獲罪可知。

一件將天生的野獸恐走入兄弟之國築牆寨圍攔住致有怨言。

兵志曰。成宗元貞二年。樞密院言昔大朝會時。皇城外皆無牆垣。故用軍環繞以備圍宿。今牆垣已成。南北西三畔皆可置軍。據祕史。則和林牆垣起於太宗。兵志所言。乃追溯之辭。本紀太宗七年城和林作萬安宮。八年萬安宮落成。九年築掃鄰城。作迦堅茶寒殿。十年築圖蘇和城。作迎駕殿。地理志迦堅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餘里。圖蘇和迎駕殿去和林城三十餘里。此祕史所謂築牆寨圍攔住者。蒙古行國。以射獵爲生。驟變城郭。則以爲非便。此怨言由來矣。

按此四不是皆太宗自數。元祿本尤□□然知之而不能改。亦可異矣。

此書大聚會著。

輟耕錄曰。元朝每宴諸王大臣。謂之大聚會。定宗紀曰。太宗崩。皇后臨朝。會諸王百官於達蘭達葩之地。似卽此事。

鼠兒年七月。於客魯漣河闊迭額阿剌勒地面處下時。寫畢了。

案太宗崩於十三年辛丑。十一月。其鼠兒年則十二年庚子也。作書時太宗未崩。客魯漣河有闊迭額阿剌勒地。卽十四卷闊迭兀阿剌勒之對音。太宗卽位處也。以元史考之太宗紀云。諸王百官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雕阿闌之地。卽此地也。又云卽皇帝位於庫鐵烏阿剌里。卽此地之對音。二也。十三年紀大獵還至鈕鐵鐸胡蘭山。亦此地之對音。三也。定宗紀二年避暑曲律淮黑哈連之地。連誤作速。亦此地之對音。四也。憲宗紀朝廷久未立君。諸王咸會於阿剌脫忽剌兀之地。卽忽剌兀阿剌脫之倒裝文法。亦此地之對音。五也。元年西方東方諸王諸大將復大會於闊帖兀阿闌之地。亦此地之對音。六也。張鵬翮奉使俄羅斯行程錄。經克勒阿際拉漢凡數次。其地近克魯倫河土拉河之閒。克勒阿三字與闊迭額音近。未知卽其地否。元代諸王聚會推戴卽位之所。當必地勢廣袤。水草豐肥。自非親歷。難以臆定耳。

右元朝祕史譯文十五卷。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從永樂大典十二先元字韻中寫出。二十七年。復從仁和韓氏借得影鈔原本。校對無訛。二十八年。刻入叢書。六月十三日校畢。平

廷式按元槃本譯語於闊迭額阿剌命下。尙有朶羅安孛勒答合失勒斤扯之。問斡兒朶思云。朶羅安孛勒答。譯言七孤山也。失勒斤扯。地名。斡兒朶。卽窩耳朶。譯言宮也。蓋此書撰成於山內行宮矣。又按此書旣撰於行宮。疑卽虞伯生所請之脫卜赤顏也。元史虞集傳云。請以

國書脫卜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失海牙日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皆已尋塔失海牙此語知此書名祕史之所由來矣

定張穆記張穆字石洲山西平定州人撰蒙古游牧記序齋籤記等書

顧氏日知錄之餘卷四華夷譯語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號令但借高昌書制爲蒙古字以通天下語至是乃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哈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祕史參攷紐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刻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通達其情右一條蓋石洲錄入者也

鄭曉今言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命原潔與編修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令取元祕史參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既成詔刊布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情見今言卷四此即顧氏日知錄所本

又鄭曉吾學編四夷考上卷語同

# 跋

元太祖剏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跡最疏舛。惟祕史敍次頗得其實。而其文俚鄙。未經詞人譯潤。故知之者尠。良可惜也。元之先世譜系。史亦缺略。據祕史乃知太祖之大父葛不律始自稱合罕。史稱葛不律寒。寒當爲罕。方與他文一例。葛不律歿。遺言以叔父之子俺巴孩代領其衆。是爲泰赤烏氏。卽史所稱咸補海罕也。俺巴孩爲金人所殺。諸部又立葛不律之子忽都剌爲合罕。此皆元史所未詳也。太祖少與泰赤烏有隙。爲泰赤烏所執。欲殺之。太祖伺守者隙逃去。鎖兒罕失剌匿之家。乃得免。鎖兒罕失剌者。亦老溫之父。史既不爲亦老溫立傳。元史既無亦老溫傳。其後遂泯沒無聞。惟元黃溍文獻集有札剌爾公碑云。公諱別里哥帖穆爾。女二人。長適遜都氏。實理由裕宗皇帝位下怯薛爲資善大夫同知徽政院事。其先曰亦老溫。與忠武王木華黎同事太祖。號四傑者也云云。是卽亦老溫之後人。見于元人文集。且亦老溫姓速勒都。孫氏貝祕史前文第二卷。此云遜都。卽速勒都。孫急讀之對音也。而鎖兒罕失剌之事。亦不著於本紀。亦闕漏之甚者也。篾兒乞部故與烈祖有怨。聞太祖在不兒罕山。襲掠之。虜夫人宏吉剌氏。太祖求救於克烈王罕。王罕資太祖兵。與札木合合兵擊之。悉收其所掠。太祖遂與札木合合營。札木合者。太祖之疏屬。太祖幼時同嬉戲稱安答者也。居歲餘。札木合復疑之。乃乘夜去。

諸部多棄札木合從太祖者。遂議立太祖爲成吉思合罕。紀皆不書。而忽書麾下搠只與札木合部人搆怨一事。繫於帝方幼沖云云之下。此大誤也。當太祖幼時。勢甚微弱。賴王罕札木合二人假以徒衆。羽翼漸成。始立名號。紀但云丙寅歲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不知成吉思罕號蓋已久矣。其後遣使誚責案彈火察兒等。謂昔者吾國無主。汝等推戴吾爲之主者。正指此事也。生稱合罕者。一部之主。後稱皇帝。乃爲羣部之主。豈可略稱罕一節而不書乎。紀又云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朵魯班部塔塔兒部宏吉剌部聞乃蠻太赤烏敗。皆不自安。會于阿雷泉。斬白馬爲誓。欲襲帝及汪罕。宏吉剌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與汪罕逆戰于盃亦烈川。大敗之。其下文又云宏吉剌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往掠之。於是宏吉剌歸札木合部。與朵魯班亦乞剌思哈答斤火魯剌思塔塔兒散只兀諸部會於犍河。共立札木合爲局兒罕。盟于禿律別兒河岸。誓畢。驅士卒來侵。抄吾兒知其謀以告帝。帝卽起兵逆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宏吉剌部來降。據祕史則此兩條本是一事。當時從札木合者。實有十一部。立札木合爲罕。將以拒王罕與太祖也。而乃蠻泰赤烏之敗。則在札木合等散去之後。紀所書倒複沓。皆不足據。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者。其必於此書折其衷與。

嘉定錢大昕跋。

# 元祕史注跋

右順德李侍郎元朝祕史注一十五卷。昔太祖成吉思汗崛起斡難土兀剌河間。憑其雄略。以鞭笞諸部。北併欽察。西底富浪。南薄忻都。皆禹迹之所未經。漢唐之所不征。惜哉武義宏矣。而文辭闕如。翰林集賢都尉實錄。而私家所箸。若傑氏家傳玉堂嘉話。輟耕錄諸書。寵舉厓略。罕得其詳。以移剌晉卿躬贊王業。軍書旁午。於開剏方略。未暇手草。鴻篇昭茲來禩。致金華義烏諸子。擿埴索塗。竄於饌述。乃取聖武親征錄以爲本紀。傎倒荒略。固其宜也。顧嘗竊怪洪武時編類華夷譯語。既取祕史以紐合蒙古字。而不聞稽合同異。訂景濂子充之闕。坐使鴻烈。蔑然而祕史亦以不顯。以今觀有元開剏之蹟。首尾完具。無逾是編。顧承學之士。或亦鮮刳心焉。何者。荒荒穹漠。草昧初闢。事既不經。詞近鄙俚。加以部居錯雜。族屬糾棼。朵犇孛端。衍爲九派。合答蒙格。匪止一人。南邨稗說。種別而多惑。錢君補亡。代遠而無徵。譜牒之學。戛乎難哉。又如山川脈絡。亹寓沿革。語根本則和林上都。窮荒渺則忽魯木石。臚舊故障。爲龍居陸局之異稱。金山舊庭。易阿勒按台之殊號。斯則張侯乘槎。窮於鑿空。甘椽奉檄。因之回車。蛛絲鳥跡。孰得而推尋者焉。自昔歲從吾師鄭南兵備。得讀順德李先生所爲祕

史注。如髮受梳。如玉就理。五百年來榛蕪晦盲之逕。乃豁然昭明矣。按祕史有聲音而無訓詁。蓋元初本取輝和爾字。以達國言。是書成。自至元年後。輾轉繙譯。雖條理秩然。而名稱尚滋轇葛。順德先生精於滿蒙漢三合音之例。博綜稗乘。旁摭金石。而一以聲音通之。故知客列亦惕之爲怯列歹。則克烈怯里之異聞析矣。知撒里黑崑之爲撒麻耳干。則尋思虔邪迷思干之轉語明矣。至如不兒罕發祥之區。巴勒諸訾衆之域。畏兀唐兀字近而易歧。巴兒忽眞名同而實異。鉤心針棘之中。縣解希夷之表。辨方定位。碻乎不易。以之訂證元史。貫通邱長春、劉郁之記。無不迎刃以解者。斯眞不朽盛業。大路椎輪。津導來學。匪徒忙豁命氏之功臣者已。吾師既授之殺青。貽書邪告。不勝惓惓私淑之抱。因贅數語。以志景行云爾。丁酉孟夏。華亭後學沈惟賢敬跋。

附尋思干邪迷思干考

自元史太祖紀分尋思干、薛迷思干爲二。近朱氏一新復據經世大典圖。及明史西域傳。以尋思干爲今塔什干。薛迷思干爲今霍罕。又據移剌文正西游錄。河中府亦曰尋思干。謂文正曾親守其地。所言必不誤。以薛迷思干爲河中府者非也。惟賢竊以西游記證之。長春眞人於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剌國公郊迎。少焉。由東北門入其城。有算端氏之新宮。太師先居之。後出居於水北。師乃住宮。暇日出詩一篇。二月經行十月中云云。文

正集河中春游五首。卽和其韻。長春又有詩云。雨霽雪山遙慘淡。春深河府近淸明。原注邪迷思干大城人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文正湛然居士集卷四自汁西域尋思干城。西遊目爲河中府。是長春所駐。卽文正建牙之域。其所紀河中土俗。視西游錄爲詳。又其未至長松嶺時。言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回紇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云云。可證邪迷思干卽尋思干。二名通稱。太祖於十五年夏克尋思干。後算端復據以叛。故復攻之。元史先後異稱。因以滋歧誤也。如以尋思干爲塔什干。則元祖由忽章河進兵。浩罕在其南。何以舍此勿攻。而先取數百里外之塔什干耶。祕史卷十一。有撒里黑崑。卷十四搠斡兒合。李侍郎注謂卽元史西北地附錄之撒麻耳干。又卽太祖本紀之薛迷思干。又卽西游記之邪米思干。又卽西使記之撒思干。李侍郎於蒙漢聲韻紐弄之學最精。故辭然明白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 元朝祕史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注者 李文田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七一三九上

長